



唐會要

卷六至卷八

公主
封禪

郊議



唐會要卷六

宋

王

溥

撰



公主

凡公主封有以國名者鄔國代國霍國是也有以郡名者平陽宣陽東陽是也有以美名者太平安樂長寧是也惟元宗之女皆以美名名之

高祖十九女長沙

降馮少師襄陽

降竇平陽

降柴紹高密

政後降長廣

降趙慈景後長沙

始封萬春降房陵

降寶

後降賀九江

降執失盧江

降喬南昌

降蘇安平

降楊淮

南降封貞定降崔恭禮衡陽降阿史那社爾丹陽降薛徹臨海降裴律館

陶降崔宣慶安定降温挺後長樂降趙

太宗二十一女襄城降蕭銳後汝南早南平降千敬直

意遂安降王禮長樂降長豫江降唐巴陵降柴普安

仁表降史東陽降高履行臨川降周道務清河降程懷亮蘭陵降懷晉安降

思安後降安康降孤謀新與降長孫城陽降薛高陽降

遺愛早金山早晉陽早常山早新城降長孫鎮國降薛太平降武

高宗三女義陽降權高安降王鎮國降薛太平降武

中宗八女新都降武宜城降定安降王同安降長

寧降楊慎永壽降永泰降武安樂降武

成安降睿宗十一女壽昌降安興早荆山降淮陽降代

國降鄭涼國降薛蔡國降王郎國降

金仙道入玉真道入霍國降常芬降孝昌早唐昌降靈

元宗三十女永穆降萬安道入上仙早懷思早高都降

昌早常山降臨晉降建平降真陽降

新昌降壽春降普康早昌樂降永寧

震信成降壽春降普康早昌樂降永寧

震信成降壽春降普康早昌樂降永寧

降裴平昌降溫西華後降興信降裴均後降裴穎咸直

降楊泗後宜春廣寧降程昌胤後萬春降楊太華降

壽光降郭樂城降薛新平降裴玲後壽安降蘇

肅宗七女長樂降豆盧寧國降鄭巽後衡封蕭國

和政降柳大寧降裴清宜寧降鄭沛永和降王延光降

徽後降蕭升封郃國

代宗十八女靈仙早真定早永清降昇平降郃華

陽道人玉清早嘉豐降高長林降沈太和早嘉誠降田壽昌

清贈趙國論莊懿玉虛早普寧降吳晉陽降裴義清降柳

克良降新都降王贊後西平早章寧早

德宗十一女唐安降韋宥義陽降王士平贈義

章降張茂宗尋薨臨貞永陽降崔普寧早文安入

咸安降回紇武義成功義川早宜都降柳晉平早

順宗十一女漢陽降郭普安降鄭何東陽降崔西

河降沈雲陽降劉襄陽降張潯陽入臨汝早陽安降王

平恩早邵陽早

憲宗十九女普寧降于季友永嘉入衡陽早汾

陽降韋讓贈鄭宣城岐陽降杜琮贈晉陳留降裴

國諡溫儀

昌贈梁國諡惠康

道

模

唐書

真寧 降薛翊 南康 降沈汾 普康 早薨 臨真 降衛洙 真源 降杜中立 承順

降劉宏景 安平 降劉異 壽安 降王本琛 永安 入道 義寧 早薨 定安 初封

太和降回鶻 貴鄉 早薨

穆宗八女 義豐 降韋處仁 淮陽 降柳正元 延安 降寶澣 金堂 降郭仲恭初封

晉清游 早薨 饒陽 降郭仲詞 義昌 入道 安康 入道

敬宗三女 永興 天長 寧國

文宗四女 興善 西平 朗寧 光化

武宗七女 昌樂 壽春 永清 延慶 靜樂 樂温

長寧

宣宗十一女 萬壽 降鄭顯 永福 西華 降嚴祁贈齊國諡恭懷 廣德

降于琮 義和 饒安 盛唐 平原 唐陽 許冒 豐

陽

懿宗八女 同昌 降韋保衡封衛國諡文懿 安化 普康 昌元 昌昌

寧 金華 仁壽 永壽

僖宗二女 唐興 永平

昭宗十一女 新安 平原 降李繼備 信都 益昌 唐興

德清 太康 永明 新興 普安 樂平

雜錄

唐書卷一百一十五
高祖第二女平陽公主義兵起公主于鄆縣莊散家資
招引山中亡命得數百人起兵以應高祖畧地至盩屋
武功始平皆下之每申明法令禁兵無得侵掠故遠近
奔赴甚衆得兵七萬人公主間使以聞使者至高祖大
悅及義軍渡河公主引精兵萬餘與太宗會于渭北與
其駙馬柴紹各置幕府營中號爲娘子軍京城平封爲
平陽公主以獨有軍功每賞賜異于他主及薨追諡曰
昭

太宗長女襄城公主出降中書令蕭瑀子銳公主雅有

禮度太宗每令諸公主凡厥所爲皆視其楷則又令所
司別爲營第公主辭曰婦事舅姑如事父母若居處不
同則定省多闕再三固讓乃止令于舊宅而改創焉卽
薦福寺是也

貞觀五年長樂公主出降太宗以皇后所生勅有司資
送倍于永嘉長公主秘書監魏徵諫曰不可昔漢明帝
欲封其子云我子豈得與先帝子等乎可半楚淮陽前
史以爲美談天子姊妹爲長公主天子之女爲公主旣
加長字卽是有所尊崇或可情有淺深無容禮有踰越

上然其言長孫皇后遣使賚錢四十萬絹五百疋詣徵家賜之

十一年侍中王珪子敬直尚南平公主禮有婦見舅姑之儀近代以來公主出降此禮皆廢珪曰今主上欽明動循法制吾受公主謁見豈爲身榮所以成國家之美耳遂與其妻就位而坐令公主親執笄行盥饋之道禮成而退物議韙之自是公主下降有舅姑者皆備禮自珪始也

十六年七月三日勅晉王宜班于朝列

晉王及晉陽公主幼而偏孤上

親加鞠養晉王或暫出閤公主必送出虔化門涕洟而別至是公主言于太宗曰兄今與百僚同列將不得在內耶言訖哽噎不自勝上爲之流涕

永徽元年正月衡山公主欲出降長孫氏議者以時旣公除合行吉禮侍中于志寧上疏曰伏見衡山公主出降欲就令秋成禮竊按禮記云女十五而笄二十而嫁有故二十三年而嫁鄭元云有故謂遭喪也固知須終三年其有議者准制公除之後須並從吉此漢文創制其儀爲天下百姓至于公主服旣斬緋使服隨例除無宜情隨例改心喪之內方復成婚非惟違于禮經亦是

人情不可陞上方獎仁孝之日敦崇名教之秋此事行之若難猶宜抑而守禮況行之甚易何容廢而受譏伏願遵高宗之令軌畧孝文之權制國家于法無虧公主情禮得畢則天下幸甚于是待三年服闋然後降

咸亨二年五月十六日城陽公主薨公主初適杜荷坐承乾事誅公主改適薛瓘太宗使卜之卜人曰兩火俱食始則同榮末亦雙悴若晝日行合登之禮則終吉上將從之馬周諫曰臣聞朝謁以朝思相戒也講習以晝思相成也讌飲以晷思相歡也婚合以夜思相親也是

以上下有成內外有親動息有時吉凶有儀先王之教不可黷也今陛下欲謀其始而亂其紀不可爲也夫卜筮者所以決嫌疑若黷禮亂常先王所不用上從其言瓘後爲房州刺史公主隨之及薨雙柩齊引而還

顯慶三年九月十九日詔古稱釐降唯屬王姬比聞縣主適人皆云出降娶王女者亦云尚主濫假名器深乖禮經其縣主出嫁宜稱適娶王女者稱娶仍改令文神龍二年閏正月一日勅置公主設官屬鎮國太平公主儀比親王長寧安樂唯不置長史餘並同親王官城

新都安定金城等公主非皇后生官員減半其金城公主以出降吐蕃特宜置司馬至景龍四年六月二十二日停公主府依舊置邑司唐隆元年六月二十六日勅公主置府近有勅總停其太平公主有崇保社稷功其鎮國太平公主府卽宜依舊酸棗縣尉袁楚客奏記于中書令魏元忠曰女有內男有外男女有別剛柔分矣中外斯隔陰陽著矣豈可相濫哉然而幕府者丈夫之職非婦人之事今公主開府建寮崇置法官秩若親王以女處男職所謂長陰而抑陽也而望陰陽不憊風雨

不爽其可得乎竊謂非致遠之計乖久安之策書曰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此之謂也君侯不正誰正之哉

開元十年永穆公主出降勅有司優厚發遣依太平公主故事僧一行諫曰高宗末年唯有一女所以殊其禮又太平驕僭竟以得罪不應引以爲例上納其言

天寶七載皇女道士萬安公主出就金仙觀安置賜實封一千戶奴婢所司准公主例給付

乾元三年正月十九日永昌縣主壻韋嗣道宜付吏部

與散官自今以後縣主婿出身者並准此爲恒例

建中元年九月詔婚嫁函書出于近代旣無經據卽可停之時縣主將嫁旣有吉日所司供設已備矣而襄王之幼女卒上從妹也命改用中旬或奏曰禮物已備供帳已設撤之倍勞且殤服不足以廢事上曰爾愛其費我愛其禮卒罷之十二月出嫁岳陽等十一縣主初開元中置禮會院于崇仁里自兵興以來廢而不修公郡縣主不時降嫁殆三十年凡皇族子弟皆散棄無位或流落他縣上卽位始叙用枝屬以時婚嫁公族老幼莫

不悲感及縣主將嫁小大之物必周其用于是有司度人用一籠花計錢七十萬上使損之及三萬乃止上曰吾非有所愛但不欲無益之費耳各以其餘錢賜之以備他用舊例皇姬下嫁舅姑反拜而婦不答至是乃刊去慝禮率由典訓

貞元二年二月太常奏長林公主出降準開元禮合乘厭翟車去年嘉誠公主出降得駕部牒造來多年不堪乘駕又得內侍省報舊例相沿乘金根車其時便已行用今緣禮會日逼創造必不及請準嘉誠公主例乘金

根車勅宣依自是公主出降相承金根車至今不改至四年二月七日太常卿董晉奏曰今月八日正衙冊新都長公主準開元禮其日皇帝御正衙命使行冊禮陳樂懸伏準貞元二年五月冊嘉誠公主二年三月冊長林公主皇帝並不御正殿亦不設樂懸遂為典故又奏今月十日新都長公主出嫁行五禮準舊例並合前一日於光順門行五禮今奉勅其日早於光順門便行冊禮遂為故事至十五年七月三日有司奏冊公主儀注伏準開元之儀侍中合宣制今儀注誤以中書令宣制則其日侍中關行事之儀

中書令合受冊又合以冊授與冊使

今儀注誤以中書侍郎授冊使則其

日關中書令授冊之儀

內冊案自東上閣出詣橫街北合宣付中

書門下其侍中中書令其日並行事

今儀注誤獨宣付中書令則侍中無

憑宣

今欲改正制曰可至二十一年四月七日勅禮部

禮儀使奏舊制例正衙命使使出含元殿西廊側門外登輅車從光範門入詣光順門進冊伏緣諸王及公主並同日內冊其載冊輅車車數不足今商量冊使出宣政門便自輿禮門出各赴延英光順門進冊既便於事又合禮經制曰可

五年十二月十八日諸郡縣主壻每停官後郡主每季給錢七十千文縣主每季五十千文如受官後卽停其郡縣主壻已亡歿者依準此仍令度支隨季折給綾絹六年十一月詔郡主壻檢校四品京官者戶部月給俸錢三十千文度支歲給祿米一百二十石縣主壻檢校五品京官給俸錢二十千文祿米百石其有出身及先任正官并負才學政術欲從上舉選者聽之如官已登朝不用此制又勅諸公主每年各給封物七百段正此依舊例春秋兩限支給諸郡主每季各賜錢一百貫文正員外員官等一依支給

十一年十月義陽公主出降秘書少監王士平士平武俊之子也上慎重其事先時令宰臣訪于禮官令叅定見舅姑之儀禮又武俊在鎮仍定公主遣使儀十四年故懷澤縣主壻檢校右贊善大夫竇克構狀言臣頃以國親超受寵祿及縣主薨逝臣官遂停臣陪位出身未授檢校官日自有本官伏乞宣付所司許取前衙婺州司戶叅軍隨例調選詔許赴集仍委所司比類

前任正員官依資注擬自今以後郡縣主壻除丁憂外有曾任正員官停檢校官俸料後者準此處分其餘先是兼試同正員等不在選序者停檢校官俸料後任便赴集有司據檢校官量降三資與正員官元無官者與解褐正員官

十五年七月勅駙馬郡縣主如實無子準式養男並不
得用田蔭

永貞元年正月度支奏故永昌公主薨準貞元中義陽
義章公主葬料一切甄瓦等充給上令度支都支三千

萬于數內圓融造作

元和三年三月勅縣主壻請授外官如赴任縣主不得
離京自今以後永爲常例

七年十一月京兆尹元義方奏永昌公主祠堂制度勅
宜減制宰臣李吉甫奏竊以祠堂之設禮典無文蓋德
宗皇帝恩出一時事因習俗當時人間不無竊議昔漢
章帝欲爲光武原陵明帝顯節陵各起邑屋東平王蒼
上疏言其不可東平王卽光武之愛子明帝之愛弟賢
王之心豈惜費于父兄哉誠以非禮之事人君所當慎

也今者依義陽公主欲起祠堂恐不如量置墓戶以充守奉翌日上謂吉甫曰昨日所奏罷祠堂深愜朕心朕初疑其冗費緣未知故實是以量減及覽所奏方知無據然朕不欲破二十戶百姓當揀官戶謹信委之十二月詔曰王者教化本于婚姻由親以理踈自內而刑外故詩稱好合所以成子姓也禮有待年明其必及時也恭惟累聖之後子孫衆多教于公宮已知婦順而從人之義重擇配之才難以茲兢兢久曠嘉禮况時方無事年及有行宜加祿邑之榮以俟御輪之吉言念于此惕

然興懷思宏厚恩用協敦叙恩王等女六人可並封縣主仍委中書門下與宗正卿及吏部尚書侍郎計會諸親之內及常選之中精求其人副我誠意時十六王宅諸王女久不降嫁德音初下人感嘆焉

九年八月岐陽公主出降杜棕發左右神策兵三百赴光範門翼道至其宅京兆尹裴武充禮會使太和三年正月勅潯陽平恩邵陽三公主皆捨俗入道宜令每年各賜封物七百段疋仍準舊例春秋兩限支付四年五月勅出降縣主粧粉錢宜令所司自今以後

從出降日支

四年正月勅駙馬竇澣公主衣服逾制從夫之義過有所歸宜罰兩月賜錢

開成二年十二月勅駙馬嘗爲公主行服三年頗乖典

法自此準禮夫妻服齊縗杖周時岐陽公主旣薨駙馬杜悰因禮文不爲重服

時論推美故有是詔

三年十二月勅駙馬都尉尚公主後宜令守檢校官二

周年滿則量人材資序改轉正員官仍爲定例

會昌五年七月中書門下奏伏見公主上表稱妾李氏

者伏以臣妾之義取其賤稱家人之禮卽宜區別臣等商量公主上表請如長公主之例並云某邑公主第幾女上表郡縣主亦望依此例稱從之

大中四年二月以起居郎駙馬都尉鄭顥尚萬壽公主其年詔曰女人之德雅合慎修嚴奉舅姑夙夜勤事此婦之節也先王制禮貴賤同遵旣以下嫁臣寮儀則須依古典萬壽公主婦禮宜依士庶

其年二月勅諸縣主壻選尚之初多無官緒或正員初秩授檢校朝官從前條流都未詳備自今以後縣主壻

如先有官宜超資與進改如未有官者且授檢校官待
三周年後與第二任正員官仍委宗正卿檢勘聞奏
五年四月勅夫婦之際教化之端人倫所先王猷爲大
況杖連帝戚事繫國風苟失常儀卽紊彝典其有節義
乖常須資立制如或情有可愍卽務從權俾協通規必
惟中道起自今以後先降嫁公主縣主如有見女者並
不得再請從人如無見者卽任陳奏宜委宗正等準此
處分如有兒女妄稱無有輒請再從人者仍委所司察
獲奏聞別議處分並宣付命婦院永爲常式其月勅親

王公主葬宜準故事輟朝一日

其年八月勅公主邑司擅行文牒恐多影占有紊朝章
今後公主除緣徵封外不得令邑司行文書牒府縣如
緣公事令邑司申宗正寺與酌量事體施行

咸通十二年二月葬衛國公主於少陵原先是詔百寮
爲挽歌詞仍令駙馬韋保衡自撰公主神道碑京兆尹
薛能爲外監護供奉官楊復璟爲內監護儀注甚盛上
與郭淑妃御延興門哭送

和蕃公主

宏化宗室女貞觀十三年十一月十一日封

降于吐蕃贊普弄讚命江夏王送之弄讚親迎于河源

見王行子婿禮甚謹歎大國服飾禮儀之美俯仰有媿

江之色謂所親曰我祖父未有通婚大國者今我得尚

大唐公主當築一城以誇示後世仍遣酋豪子弟請入

國學以習金城雍王守禮女神龍三年四月寧國肅宗女

詩書從之金城雍王守禮女神龍三年四月寧國肅宗女

年七月十七日出降回鶻英武威遠毘伽可汗置公主

府二年八月二十三日自蕃還至貞元五年四月十一

日議罷公主永樂宗室女開元二十五年十一月三日

府置邑司永樂日宗室女開元二十五年十一月三日

郡餘姚公主女慕容氏開元十五年閏五月固安從外

辛氏開元五年二月出降奚首領李大酺至八年大酺

戮死其立季弟魯蘇為主仍以公主為妻時魯蘇牙官

塞默羯謀害魯蘇翻歸突厥公主密知之遂誘而殺之

上嘉其功賞賜累萬公主嫡母嫉主榮寵乃上言云王

是庶生請別以所生主東光咸安公主女韋氏交河十

嫁魯蘇上怒乃令離婚可汗阿史那懷道女開元五年

十二月出降突騎施可汗蘇祿和義宗室女天寶三載

雜錄

降寧國靜樂天寶四載三月十四日封外甥女獨宜芳
奉化王孤氏降松漠都督懷順王李懷節
外甥女楊氏天寶四載三月十四日封外甥女獨宜芳
日出降饒樂都督懷信王李延寵崇徽僕固懷恩女大
十四日出降咸安德宗女貞元四年十月出降回紇天
回鶻可汗咸安親可汗其月二十六日勅置咸安公
主府準太和憲宗女長慶元年二月
親王例太和出降回紇崇德可汗

景龍四年正月二十七日幸始平縣送金城公主以驍

衛大將軍楊矩為使上初謂侍中紀處訥曰昔文成公

主出降即江夏王送之卿識蕃情

又有安邊之畧可爲朕充此使也處訥辭以不練邊事
上又使中書侍郎趙彥昭代行司農卿趙履溫謂之曰
公國之宰輔而爲一介之使不亦鄙乎彥昭曰計將安
出履溫因爲陰託安樂公主密奏留之至是命矩行

二月一日改始平縣爲金城縣又改地爲鳳臺鄉愴別
里

開元二十一年正月命工部尚書李暉持節于吐蕃以
國信物一萬匹私覲物二千匹百雜以五綵遺之及還
而金城公主上言請以今年九月一日樹碑于赤嶺定
蕃漢界詔張守珪李行禕與吐蕃使莽布支同往觀樹
焉旣樹而吐蕃遣其臣隨漢使人分往劍南及河西磧

歷告邊州曰兩國和好無相侵掠漢使告亦如之

二十九年金城公主薨吐蕃使來告哀

貞元二年四月二十九日太常卿董晉奏公主出降蕃
國請加玉冊制曰可三年九月遣回紇使合闕將軍歸
其國初合闕將其君命請婚于我許以咸安公主嫁之
命公主覓合闕于麟德殿且命中謁者賫公主畫圖就
示可汗以馬價絹五萬疋還之許其互市而去以殿中
監嗣滕王湛然爲送咸安公主使仍兼婚禮使

四年十月回紇公主及使至自蕃上御延喜門禁婦人

唐會要 卷六
及車輿觀者時回紇可汗喜于和親其禮甚恭乃上言
曰昔爲兄弟今卽子婿子婿半子也彼猶父此猶子也
父若患于西戎子當遣兵除之又罵辱吐蕃使者及使
其宰相等率衆千餘人及其妹骨吐祿毗伽公主夷妹
迷叙骨吐祿公主及職使大首領等妻妾凡五十六婦
人來迎可敦凡遣人千餘納聘馬三千匹上令朔州及
太原分留回紇七百餘人其宰相大首領至者館于鴻
臚寺將作監回紇使者見于宣政殿上召回紇公主及
使對于麟德殿頒賜有差

元和三年正月咸安公主薨廢朝三日初王師平史朝
義北虜微有功恃此不修臣禮至貞元四年回紇武義
成功可汗始遣使獻方物仍求結親德宗與羣臣議許
之遂以公主降焉命使冊可汗爲勇猛分相智惠長壽
天親可汗冊公主爲孝順端正智惠長壽可敦御製詩
送之事具德宗實錄天親可汗卒子忠貞可汗立忠貞
可汗卒子奉誠可汗立奉誠可汗卒國人立其相是爲
懷相可汗皆從胡法尚公主在蕃二十一年卒冊贈燕
國大長公主賜諡曰襄穆

太和公主長慶元年二月封爲公主冊爲回紇可敦出降愛登里邏骨沒密施合毗伽保義可汗以中書侍郎平章事崔植充冊使戶部侍郎平章事杜元穎充五禮使五月詔緣改定太和公主出降回紇事宜令中書舍人王起赴鴻臚寺宣示回紇等使保義可汗旣立遣使求婚遂封第九妹爲永安公主將以降嫁焉其年三月保義可汗卒四月冊九姓回紇爲崇德可汗五月遣使請迎所許嫁公主朝廷以封第五妹爲太和公主以降今回紇雖狄人固請永安而終不許故命中書舍人王

起充鴻臚寺以宣諭焉又詔左金吾大將軍胡証充送公主爲回紇可敦歸國及加冊可汗等使光祿卿李憲充副使太常卿李銳充婚禮使公主置府官屬準親王例仍鑄邑司印一面及發上以半仗御通化門送之勅常叅官于章敬寺前立班儀衛甚盛仍令京兆府權置公主幕次暫駐受百寮之謁見士女傾城觀焉

會昌元年十一月勅緣回紇國中離亂頗甚太和公主恐未安寧須遣文臣專往訪問宜差通使舍人苗綰充使三年二月太常禮院奏太和公主到日百寮于章敬

寺門立班舊例並以邑司承命入拜命承命出答拜今商量邑司官秩多是至卑者緣恐事太輕今請公主左右一人戴鬢帛承拜襴褙將命出入以代邑司官謂得禮之變從之其月二十五日公主自蕃還京詔左右神策各出軍二百人及太常儀仗鹵簿從長樂驛迎公主入城其日改封定安大長公主罷太和公主府宰臣及文武百寮于章敬寺門立班候叅叅畢太和公主便赴太廟謁憲宗穆宗二室回從光化門入內其日宰相及文武百寮赴宣政衙于東上閣門進名奉賀赴興慶宮

賀太皇太后二十七日勅定安大長公主自蕃還京莫不哀憫百辟卿士皆出拜迎宣城貞寧臨貞貞源義昌等公主並宗室近親合先慰問晏然私第竟已不至度于物體稍似非宜各罰封絹一百匹以塞憊違陽安長公主既不與定安光順相見又兩日就宅宣事皆不在家罰封物三百匹三月中書門下奏伏聞定安大長公主二月二十五日以回紇背叛恩德侵軼邊陲于光順門內脫去簪珥變服請罪陛下釋其憊負方敢對見又以宣城公主等違勅不到各罰封物伏以禮法之行始

唐會要卷七
此中盡王化盛事人倫美談周易云正家而天下定矣
臣等忝在樞近不任抃賀踊躍之至伏望宣付史館紀
述爲百代典制從之

唐會要卷七

原闕今照四庫全書本增補

宋

王

溥

撰

封禪

兗州刺史薛胄以天下太平登封告禪帝王盛烈遂遣
博士登太山觀古跡撰封禪圖及儀上之高祖謙讓不

許

冊府元龜

貞觀五年正月癸未朝集使請封禪

舊唐書太宗本紀

貞觀五年正月朝集使趙郡王孝恭等僉議以爲天下
一統四夷來同詣闕上表請封禪帝手詔曰省表具懷

唐會要 卷一
自有隋失道四海橫流百王之弊於斯爲甚朕提劍鞠
旅首啟戎行扶翼興運克成鴻業遂荷慈睠恭承大寶
每日昃忠治弗敢康寧兢兢夕惕用忘興寢履薄馭朽
不足爲喻賴三靈顯命百辟同心海外無塵遠夷慕義
但流遁永久凋殘未復田疇多曠倉廩猶虛家給人足
尙懷多愧豈可遙追前代取譏虛美所望恂恂濟濟叶
力盡誠輔其不逮致之王道如得雅頌形於金石菽粟
同於水火反樸還淳當如來議十一月己亥朝集使利
州都督武士護等詣朝堂又上表請封禪帝曰隋末分

離羣兇競逐我提三尺劍數年之間正一四海是朕武
功所定也突厥強梁世爲紛更今乃襲我衣冠爲我臣
吏殊方異類輻輳鴻臚是朕文教所來也突厥破滅君
臣爲俘安養之情同於赤子是朕仁愛之道也林邑貢
能言鳥新羅獻女樂憫其離本皆令反國是朕敦本也
酬功錄效必依賞格懲惡罰罪必據刑書割親愛捨嫌
隙以宏至公之遺是朕崇信也非朕尊自矜伐欲明聖
人之教不徒然也比年穀稼頻登疾疢不作誠宜展禮
名山以謝天地但以喪亂之後民物凋殘憚於勞費所

未遑也

州府元龜

貞觀六年平突厥年穀屢登羣臣上言請封泰山太宗曰議者以封禪爲大典如朕本心但使天下太平家給人足雖闕封禪之禮亦可比德堯舜若百姓不足夷狄內侵縱修封禪之儀亦何異於桀紂昔秦始皇自謂德洽天心自稱皇帝登封岱宗奢侈自矜漢文帝竟不登封而躬行儉約刑措不用人皆稱始皇爲暴虐漢文爲有德之君以此而言無假封禪禮云至敬不壇掃地而祭足表至誠何必遠登高山封數尺之土也侍中王珪

曰陛下發德音明封禪本末非愚臣之所及秘書監魏徵曰隋末大亂黎民遇陛下始有生望養之則至仁勞之則未可升中之禮須備千乘萬騎之費動役數州戶口蕭條何以能給太宗深嘉徵言而中外表章不已上問禮官兩漢封山儀注因遣中書侍郎杜正倫行太山上七十二帝壇迹是年兩河水潦其事乃寢

舊唐書禮儀志

貞觀中百官上表請封禪太宗許焉唯魏徵切諫以爲不可太宗謂魏徵曰朕欲封禪卿極言之豈功不高耶德不厚耶遠夷不服耶嘉瑞不至耶年穀不登耶何爲

不可徵對曰陛下功則高矣而人未懷惠德雖厚矣而澤未旁流諸夏雖安未足以供其事遠夷慕義未足以供其求符瑞雖臻爵羅猶密積歲一豐倉廩尚虛臣所以竊謂未可臣未能遠譬但喻於人今有人十年長患瘵治且愈皮骨僅存便欲使負米一石日行百里必不可得隋氏之亂非止十年陛下之良醫除其疾苦雖已义安未甚充寔告成天地臣竊有疑且陛下東封萬國咸集要荒之外莫不奔走自今伊洛洎於海岱灌莽巨澤茫茫千里人烟斷絕雞犬不聞道路蕭條進退艱阻

豈可引彼夷狄示之虛弱殫府竭財未厭遠人之望加年給復不償百姓之勞或水旱之災風雨之變庸夫橫議悔不可追豈獨臣言兆人咸爾太宗不能奪乃罷封

禪
大唐
新語

太宗謂房元齡曰封禪是帝王盛事此奏請者不絕公等以爲何如魏徵對曰帝王在德不在封禪自喪亂以來近泰山州縣凋殘最甚若車駕旣行不能令無使役此便是因封禪而勞役百姓太宗曰封禪之事不自取功績歸之於天譬如元齡等功臣雖有益於國能自謙

讓歸之於朕豈以不言而欲自取今向泰山功歸於天有似於此然朕意常以嵩高既是中嶽何謝泰山公等訶議

貞觀六年公卿白寮以天下太平四夷賓服詣闕請封禪者首尾相屬帝不許嘗從容而言曰朕本諸公子也始望不及此屬天下喪亂遂有揀焚拯溺之志義師入關之始羣凶鼎沸當此之時但得三分天下亦爲足矣朕以不武內稟太上皇之謀外假士大夫之力數年之間六合大定升中告禪信亦其時然朕往昔蒙犯霜露

遂嬰氣疾但恐登封之後彌增誠懼有乖營衛非所以益朕也少欲自怡用安年壽公卿等勿復爲言

冊府元龜

貞觀十一年羣臣復勸封山始議其禮於是國子博士劉伯莊睦州刺史徐令言等各上封禪之事互設疑議所見不同多言新禮中封禪儀注簡畧未周太宗勅祕書少監顏師古諫議大夫朱子奢等與四方名儒博物之士參議得失議者數十家遞相駁難紛紜久不決於是左僕射房元齡特進魏徵中書令楊師道博採衆議堪行用而於舊禮不同者奏之其議昊天上帝壇曰將

封先祭義在告神且備謁敬之儀方展慶成之禮固當於壇下趾先申齊潔贊享已畢然後登封既表重慎之深兼示行事有漸今請祭於泰山下設壇以祀上帝以景皇帝配享壇長一十二丈高一丈二尺又議製玉牒曰金玉重寶質性貞堅宗祀郊禋皆充器幣豈嫌華美寔貴精確況三神壯觀萬代鴻名禮極殷崇事資藻緝玉牒玉簡式韞靈奇傳之無窮永存不朽今請玉牒長一尺三寸廣厚各五寸玉簡厚二寸長短闊狹一如玉牒其印齒請隨璽大小仍纏以金繩五周又議玉策曰

封禪之祭嚴配作主皆奠玉策肅奉誠虔今玉策四枚各長一尺三寸廣一寸五分厚五分每策五簡俱以金編其一奠上帝一奠太祖座一奠皇地祇一奠高祖座又議金匱曰登配之策盛以金匱歸格藝祖之廟室今請長短令容玉策高廣各六寸形制如今之表函纏以金繩封以金泥印以受命璽又議方石再累曰舊藏玉牒止用石函亦猶盛書篋笥所以或呼石篋今請方石三枚以爲再累其十枚石簡刻方石四邊而立之纏以金繩封以石泥印以受命璽又議泰山上園廛曰四出

開道壇場通義南面入升於事爲允今請介邱上圓壇廣五丈高九尺用五色土加之四面各設一階御位在壇南升自南階而就土封玉牒又議圓壇上土封曰凡言封者皆是積土之名利建分封亦以班社立號謂之封禪厥義可知今請於圓壇之上安置方石壘緘旣畢加土築以爲封高一丈二尺而廣三丈以五色土益封玉牒藏於其內祀禪之土封制亦同此又議玉壘曰謹詳前載方石緘封玉檢金泥必資印璽以爲秘固今請依令用受命璽以封石檢其玉檢旣與石檢大小不同

請更造璽一枚方一寸二分文同受命璽以封玉牒石檢形制依漢建武故事又議立碑曰勒石紀號顯揚功業登封降禪肆覲之壇立碑紀之又議設告至壇曰旣至山下禮行告至柴於東方上帝望秩遍禮羣神今請其壇方八丈一尺高三尺陛仍四出其禪方壇及餘飾請從今禮仍請式柴祭絜秩同時行事又議廢石闕及大小距石曰距石之設意取牢固本資寡用豈云雕飾今旣積土厚封足與天長地久其小距環壇石闕廻建事非經誥無益禮儀煩而非要請從減省太宗從其議

仍令附之於禮舊唐書禮儀志

案顏師古傳帝將有事泰山詔公卿博士雜定其儀

而論者爭為異端師古奏臣議定封禪儀注書在十

一年於時諸儒謂為適中於是付有司多從其說

貞觀十一年顏師古封禪議將封先祭義在告神且備

款謁舊唐書作謁敬之儀方展慶成之禮固當為唐書作於壇下距

唐書作趾預通典一作先申齊潔贊饗已畢然後登封既表重慎

之深兼示行事有漸今請祭于山下封于山上四出闕

道壇場通義南面入升於事為允今請山上圓壇廣五

尺高九尺用五色土為之唐書作加四面各設一陛唐書作階御

位在壇南升自南陛唐書作階而舊本作宜就行事行事唐書作上附玉牒

舊藏玉牒止用石函亦猶書盛篋笥所以或呼為石篋

然其形大質重轉徙非易岱宗倘無此石皆應取自他

山所以不為混成累輯而作大要在於周固稽其緝舊本作

緝密而近代儀注更名石臧臧非稽古之文舊本作稱本無

義訓可尋羸舊本作盈縮之間貴在折中舊本作衷不煩紛議更

增疑惑今請方石三枚以為再累其十枚石檢刻方石

四邊而立之纏以金繩用備檢約凡言封者皆是積土

之名利建分封亦以班社立號謂之封禪厥義可知今

若置牒壇上止因累石不加繕築卽以爲封匪唯嚴祕

之道有妨簡率亦乃名寔不副理恐乖爽今請於圜壇

之上安置方石封印唐書通典既訖舊本加五色土築

以爲封高一丈二尺而廣二丈金玉重寶質性堅貞宗

祀嚴禋皆充器幣豈嫌華美寔貴精確況乎三神壯觀

萬代鴻名禮極殷崇事資藻縟玉牒玉檢式韞靈奇唐

作事韞傳之無窮永存舊本不朽至於廣袤之數足以

載文辭緘束之方務在申膠固今宜立制隨時損益豐

功厚德旣以跨躡前蹤盛典宏規無勞一遵曩式今請

玉牒長一尺三寸廣厚各五寸玉檢厚二寸唐書有長

如玉其印齒疎密隨印大小距石之設意取牢固本資

實用豈云巧唐書飾今旣積土厚封更無差動天長地

久寧假支持斜設橫安請並弗舊本置勒石紀號垂裕

後昆美盛德之形容闡后王之休烈其義遠通典矣其

事尚焉我皇聲暢九垓威橫八極靈祇不愛其寶兆庶

無得而稽但當贊述希夷以攄臣下之至具舊本祭壇

之例舊本登封之所肆覲萬國受記舊本百神固宜刻

頌顯

通典作明舊本作播

揚功業至如小距環壇

舊本作圖

石闕別樹

唐書作

事非經據無益禮儀煩而非要請從減省神靈

璽寶而弗用由來無所施行其六璽雖以封書莫不披于羣下受命之璽登封則用昭事上元表茲介福休徵緯兆豈因常貫又封檢之璽分寸不同卽事而言請並更造旣順肅虔之理永垂創制之名禪壇制度請從新禮行事儀式亦並依之自外委細不載于文者職在所司隨事量定議曰謹率愚管其錄如前庸疑之言不足觀採但封禪大禮舊典不存秦漢以來頗有遺跡闕而

不備難可甄詳昔在元封倪寬專贊其決逮乎光武梁松獨尸其事縉紳雜議不知所裁至如流俗傳聞記注臆說未嘗從事徒有空言乖殊不一曷足云也且夫沿革不同著之前誥自君作古聞諸往冊方今台鉉佐時遠超風后秩宗典職追邁伯夷究六經之妙旨畢天下之能事納于聖德真自宸衷果斷而行文質斯允詔旨集公卿及儒生學士議登封事謹依訪聞具件如右但封禪大禮舊典不存秦漢以來頗有遺跡闕而不備難可甄詳昔在元封時主博採羣論建武有司亦稟成規

至如記注近書委巷浮說不足憑據無所取材且夫沿革不同著於往冊自君作古寔惟令範聖朝丕業方貽萬載臣下庸蔽不敢專決請垂鑒察克斷宸衷謹錄奏

聞伏聽裁擇謹議

文苑英華

貞觀十四年十月甲戌趙王元景等表請封禪奏曰夫功成道合古今以爲降平登封降禪聖賢謂之大典是以出震則天之后革夏變商之君繼韶夏而施尊名崇號諡而廣符瑞顧遲遲焉羣臣區區誠爲此也原夫大始云構生靈厥萌黎庶布乎穹壤皇王司其右契遐哉

上古以迄於茲歷選休徵未有如今日之盛也所以敢罄窺管無懼觸鱗瀝膽披肝言亦備矣援天引聖辭亦殫矣幸蒙亭育之澤降以聽覽之恩大賚雖敷猶申後命未便渙汗方事逡巡懷生之徒不違寧處伏乞皇帝陛下則天成務應物爲心協三才之會昌乃霽然而動色遂萬姓之延首俯凝旒而改容雖復龍圖告徵龜書襲吉尚諮諏於四岳建明謨於兆人欲使六合之中沃心遍於朝野八紘之內下問浹於華戎凡在人靈疇無怵躍今茲百辟咸集九有攸同並執玉以來庭俱式歌

而且舞遠則重譯僉議近則端笏參謀欣覩增天之高
願逢加地之厚絕域忘生而越險華髮忍死而爭趨中
外之心克諧愚智之情允睦掌故事者草登封而待期
執羈勒者儼車徒而俟命庶官承職三事夙興遠邇昌
言明靈幽贊莫不傾神俯聽希陪肆覲之禮效祉呈祥
欽承告成之慶山稱萬歲企和鑾而發奇雲浮五彩佇
華蓋而交蔭兩儀之情轉迫萬國之望愈深臣又聞之
屈已從衆至人所以稱仁絲言顯發哲王以之敷信昨
已奉明詔許以試之寔降皇情俯同人欲寬仁之利斯

博示信之道宜宏即日庶尹馳心咸奉章而守闕列藩
翹足各伏地以祈恩所冀大慈深加昭察制可羣寮之
奏尅以發軫之期頒示普天申明絕典使夫一時之士
欣獨高於萬代八荒之酋荷周霑於再造則臣等死日
猶生之年不任誠懇之至謹與連率方牧等奉表詣闕
固請以聞帝冲讓不許至於再三於是下詔曰自古明
王君臨區宇功濟天下道被生民內外無虞年穀豐稔
莫不歸功上元致禮厚地騰茂實於六合飛英聲於百
代今公卿在列屢述虛心岳牧具僚固陳僉願理在難

奪敬依來請願循諸已仍懷慙德

册府元龜

貞觀十五年四月辛卯詔以來歲二月有事於泰山六

月己酉有星孛於太微丙辰停封泰山

唐書太宗本紀

唐太宗已平突厥年穀屢豐羣臣請封泰山太宗初頗

非之已而遣中書侍郎杜正倫行泰山上七十二君壇

迹以是歲兩河大水而止其後羣臣言封禪者多至十

五年將東幸行至洛陽而彗星見乃止

唐書禮樂志

貞觀十五年二月庚辰肅州言所部川原遍生芝草先

是百僚及雍州父老詣朝堂上表請封禪四月辛卯朔

下詔曰肇有蒸庶樹之司牧載籍所紀風烈猶存至於

道洽品物功成宇縣天眷彰於符瑞人事表於隆平莫

不增封岱宗廣禪梁甫榮鏡六合對越三神前聖所以

垂其尊名後王所以仰其休烈蓋由此也自火德既衰

三光分裂金行失御九鼎沈淪諸華競逐彝倫大壞雖

周室削平趙魏隋氏混一文軌而金革之事未戢於封

疆雅頌之音弗聞於朝廷遂使至教闕如淳風莫反齊

郊絕類帝之禮日觀缺升中之儀其已久矣朕丕膺景

命嗣守洪基承大亂之餘當率土之責負展興惕納隍

在慮上憑宗社之靈下資士庶之力草昧伊始援干戈以靖亂區夏既平安禮樂以緯俗尉候無警菑畲有年比屋咸保其歡含氣不違其性殊方異域盡地界而來庭應圖合牒殪天將而表瑞緬懷前載詳求諸已豈伊寡德能致此乎固乃上元所叶贊也而羣公卿士百辟庶僚因陳人祇之意請遵封禪之典推而不居至于數四文武之情彌切內外之議日聞誠請頻繁淹歷年載朕繼跡百王因心萬物上奉蒼昊義在薦功下撫黎元方祈厚福既迫茲理敢不祇從猥以眇身齊美上代永

言夙志稟乎增惕可以來年二月有事泰山所司官與公卿并諸儒士及朝臣有學業者詳定其儀博考聖賢之旨以允古今之中務盡誠敬稱朕意焉於是詔太常卿韋挺爲檢校封禪大使禮部侍郎令狐德棻副焉朝廷參議其儀異端競起祕書少監顏師古乃奏稱臣撰定封禪之禮書在十一年春於是諸儒叅詳以爲適中詔公卿定其可否多從師古之禮六月己酉有星孛於太微宮犯帝位辛亥朝散大夫行起居郎褚遂良進曰陛下撥亂反正功超前烈告成升岳天下幸甚而行至

雒陽彗星輒見此或有所未允合者也且漢武優柔數年始行岱禮臣愚伏願詳擇丙辰詔曰自古皇王受天之命建顯號於封禪揚功名於竹帛者莫不功濟夷夏道叶人祇然後登泰山之高刊梁甫之石未有七德靡記九部寂寥而欲齊聲於聖哲垂美于篆籀者也朕承宗廟之重當區宇之責寅畏三靈憂勤萬姓雖戡剪禍亂克定遐荒而至教猶鬱刑典未厝勝殘之化未洽於率土平和之風多慙於往烈是以覽經籍而自矢想壇場而增懼亟寢縉紳之奏屢拒公卿之請逡巡大典荏

苒厯載近者文武百僚州縣庶尹頻繁抗表殷勤固陳咸以爲兩儀交泰四夷賓服禮樂興行年穀豐稔蒼昊呈符於上靈符不可以久替黎獻協心於下衆欲不可以固拒朕迫茲羣議敢不敬從欲薦功上元大報后土升中之儀已具省方之期有日今太史奏彗星出於西方朕撫躬自省深以戰慄良由功業之被六合猶有未著德化之覃八表尚多所闕遂使神祇垂祐警戒昭然朕畏天之威寢興靡措且曠代盛典禮數非一行途之間勞費不少冬夏凋弊多未克復將送儀仗轉運糧儲

雖存節省之義終煩黎庶之力非惟上虧天意亦恐下
失人心解而更張抑有故實前以來年二月有事泰山
宜停庶夙夜自修遂其罪己之志勤恤匪懈申其納隍
之情倘蒙靈祇迴睠宗社分福朝廷同于大道風俗歸
于樸素告成之美更思其宜仍命所司泰山有前代帝
王因封禪立碑及石函檢之類往遭離亂被賊毀發並
修立瘞藏之

冊府元龜

二十年十一月司徒長孫無忌與百官及方岳等上表
請封禪不許司徒長孫無忌與百僚又請封禪詔曰朕

念遠被初寧頗須休息深知所請甚合機宜卽事省方
恐生勞擾俟百姓閒逸可徐議之十二月己丑司徒長
孫無忌等又詣順天門抗表請封禪曰臣聞陰陽不測
陶冶生靈之謂神道德元通仁育黎元之謂聖聖也者
自天之攸縱也神也者代天之理物也是以惟天稱辟
靈心作其會昌惟辟奉天至誠表其封禪升中之道抑
斯之謂歟由是先王急焉當仁不讓景中必冀時至則
行務在告其成功故無俟於終日伏見綸旨辭遠役之
初寧緩此嘉期託俟人之逸豫豈容前歌拔拒戢武之

唐會要 卷之七
後辭勞拓境開疆太平之秋有勅誠如睿慮未昭百姓
之心假此空言寔乖千里之應臣等伏膺麟閣縱觀太
始之初沈研鳥文歷選檜巢之上悠悠栗陸未辦犧牲
森森大庭孰知罇俎哀心爲飾尚報大帝之功茹毛充
薦輕展介丘之禮西叙窮乎積石東漸迫乎滄江化未
覃於九夷貢有闕於三脊猶且範圍天地幹運義舒揚
翠旌於奉高撫朱紘於岱岳迓百神而賓上帝契三靈
而謁大壇玉牘靈文飛英華於萬古金繩祕檢騰清輝
於八埏是知紀號垂名崇高莫加於肆類推功輯瑞廣

厚莫大于登封若乃靈貺所集人謀允洽雖固執于撝
謙諒無得而辭也伏惟皇帝陛下研精探蹟神無不照
唯幾所鑒洞出象帝之初先天成則超貫混元之際由
是大明揚彩麗雕軒于再中景宿騰輝藻璇題以霄映
奔山車而疊軫促日馭之鳴鑾躍澤馬而相趨徵天駟
之徐軻煙川清野蓄洩于奕奕之阿薰風驚途扇蕩於
云云之嶠其冥兆也如彼其顯應也若斯而陛下因事
逡巡方稽大典使尊名顯號韜光於琰碑絕異殊尤沮
絢於瓊簡孰謂畏天之命順人之欲者歟率土悽悽深

所未喻臣又聞之游海若者馮夷之宮爲陋登太山者
魯侯之邦蓋小昇知絳霄不極九垓網絡于胷中赤縣
無涯四海括囊于度內何者升山巢曉竊比所以懸殊
朝菌靈椿長短自然相度也若夫大樂云替封豨盜鐘
大禮旣湮長鯨裂冕酌撫石於無體鈞天之響鬱興採
掃地於無形禋宗之道愈劭則女希慙其創制軒后歸
其正名矣至若比屋見誅農夫化爲京觀稟噍無類芻
牧窮于染鏹重興粒食頌棲畝之餘糧首建驂駟詠徒
行之兼乘則農皇貶于推轂義氏退以扶輪矣旣而凝

旒闡化中外禔福負戾勝殘飛沈遂性亨育侔於宇宙
就望體於雲日荷其德以難名用其功而無謝故乃邈
高辛之順義孕顛頊之疏通矣加以刑清政肅委金科
而罔施毀狂空囹設畫衣而莫犯通關梁於夏服共苑
囿於黎蒸擊壤而謠傳清音於戎狄耕田而食建可封
於皂隸外戶設而不扃神獸馴而靡觸故以光融伊帝
景煥虞廷至於卑宮菲膳孝享通於鬼神大路越席致
敬極於嚴配黃屋建三辰之旒垂範裕於千祀元暉垂
允旒之藻設法懸於萬代小正調其玉燭應祥莫而不

虧中天朗其金鏡與貞明而同晷則文命以是伏膺元
王於茲負笈矣洎乎翦商除害夷項墜災戮冀野而復
皇猷誅疇華而清帝道提倚天之長劍拯塗炭於游魂
揮駐日之雕戈暢懷生於仁壽則駭文武之仍代吞高
光之累葉矣論彼數君時聞一善能兼之者寔歸仁聖
若乃提封海外總一寰中日域窮芳華之津月竈跨濛
波之表喁喁向內並爲冠帶之倫颺颺駕風總萃王庭
之會賚北荒之明月物天府以摘光筐南州之火毛鬻
旗亭而吐曜龍伯釣鰲之旅咸編列於武臣鳳洲君子

之渠各委質於文吏斯乃書契之所未覩超古先而絕
類矣竊惟域中三大義均一體感通由乎影響彌綸切
乎交際是知德逾厚者貺逾深功尤高者祥尤著當今
皞穹儲祉浹天紘以宅心后土錫符摠坤維而服化由
是百官累息萬國聳神僉發叩閤之請佇副上靈之望
伏願時紆睿綬遠振天聲徵鴻儒聘鯢齒考逸義緝遺
編撫秦煨之逸文採魯壁之餘蠹酌雲經而定議憲河
圖而繕儀然後玉路乘春金鑣肅景五牛翻其析羽六
龍輝其鏤錫鼓豐隆而驚翠微振列缺而清綠野凝笳

發岫合萬歲於山言飛蓋登巒錯五松於林秀登園壇而接武隆曜魄而齊尊俾夫一代衣冠寘其名於冊府四方夷狄鑿其竅于靈宮則普天欣賴懷生再造朝聞夕死抃若登仙臣等深荷玉成不勝至願重竭愚瞽昧死以聞詔曰朕遐觀哲王煥在方冊功旣成矣咸備禮以升中道旣行焉必奉符而告禪所以發揮天命昭格上靈其有建顯號以劄鴻徽施尊名而騰茂烈者莫不揚輝于鏤玉絢景於塗金昭昭然麗三辰而並運滔滔焉播四冥而極深朕誠寡德良深景慕曩者氓俗凋弊

國步甫安勉致隆平日不暇給而槐卿守闕請繼美于云亭岳牧叩閭祈踵武於梁岱自惟菲薄至道未疑抗禮皞穹寔懷疑懼緬尋幼齒運鍾交喪忘其家以徇天下委其體以濟寰中翊戴先皇削平諸夏出於萬死首導五橫之源不顧一生光錫兆人之命越自鏹炭獲返營魂拔于鬼錄並登仁壽竊惟天地之大德存于施生朕以徑寸之小心襲于造育降期體泰諒或繇茲不然者何能致於此也遂得池隍象浦苑囿龍沙置一候于鵜林同六爻於鰈水寔資天睠賁以咸亨豈朕微庸而

能及此今茲列辟卿士鴻生碩德各述靈徵累陳丹款
既迫羣議當事敬從乃詔有司廣召縉紳先生議方石
園壇之制草封禪射牛之禮修造羽儀輦輅命送之維

陽宮

冊府元龜

貞觀二十一年正月丁酉詔以來歲二月有事於泰山

八月泉州海溢壬戌停封泰山

唐書太宗本紀

貞觀二十一年正月丁酉詔曰朕聞天高地大首播黎
方媯皇燧人肇恭元籙是知施生為德處崇高而不言
亭壽攸資委欽明以司契洎乎三正迭建五運相遷休

烈存乎典墳至道流乎雅頌其有仰齊七政府會百神
察靈眷于祥符報元功于昭告莫不罄情梁岱繼踵云
亭對越兩儀盡先聖之能事揚旌三統垂曩哲之尊名
懸鏡天衢罔不繇於此也自中陽絕組堙白水于窮流
宮孽紹興阻黃星于天塹永嘉東播化金馬以為牛道
武南徂飛蒼鵝以登阼周吞岳裔逮三葉而巢傾隋并
舜後及二帝而舟覆莫不以凶易亂以暴代昏各肆巨
壑之心規享上靈之佑卻行求進其可得乎由是寂寥
千祀無懷之風不嗣泯棄七經子長之言殆絕遂使成

山日觀久闕升中之儀汶上明堂疇聞類帝之義顧瞻禮樂深有可嗟朕幼踐危機愍斯窮運上同負翼下靡息肩負荷休徵投旗鞠旅肅恭儲祉吟雲躍鱗順朱鳥以行誅騫丹鳳而遐舉射九鳥而懸日月區品物以煦陽和練五石以造乾坤濟崩角以全眉壽於是尊奉先帝凝旒於廟堂躬履兵鋒憂勤於燮輔旣而仰逼威命俯順樂推越自唐侯言膺下武深惟憂責之重自勗若厲之懷遂致靈貺無涯翦毛頭而降錫遊魂削衽盡窮髮以開疆東苑蟠桃西池珠谷咸覃正朔並充和氣較

凝禎于往代窮今古而罕聞考光澤于前皇罄縹緗而莫覩豈朕眇身勤勞所逮諒由高明垂鑒祚此隆平今茲三事大夫百僚庶尹各述天人之意請躡封禪之蹤顧惟寡薄推而不有杜絕羣言至于數四中外之情尤切企佇之望逾深朕又詳思荷裁成于穹昊自古賢哲並歸功于大帝迫斯至理弗獲固辭展禮上元實增慙懼可以貞觀二十二載仲春之月式遵故實有事於泰山諸內外具僚岳牧卿士旣用敦喻將事告成各罄乃心無虧政道恪居職務以協時雍所司宜與縉紳先生

載筆圓冠之士詳求通典裁其折中深加嚴敬稱朕意焉仍令天下諸州明揚側陋其有學藝優洽文蔚翰林政術甄明才膺國器者並宜摠集泰山庶令作賦擲金不韞天庭之揆被褐懷玉無溺屠釣之間務得英奇當加不次也遣太常卿楊師道爲檢校封禪大使戶部侍郎盧承慶爲副後改令禮部尚書江夏郡王道宗爲大使司空梁國公房元齡等議云梁甫社首二山並是古昔禪祭之所十五年議奏請禪梁甫今更奉詔詳議梁甫去泰山七十里又在東南至于行事未爲穩便社首

去泰山五里是周家禪處臣等參詳請禪社首有詔依奏餘並依十五年議八月壬戌詔曰朕聞探元墮者先實而後賓體至公者本仁而末禮名歸於已往哲存而弗務德利於人前聖狗而爲急是用範圍天地權輕重以會時宜取則陰陽適變通以從衆欲由古之封禪無奪事機所謂奉天咸資務隙朕仰窺前志歷選哲王無懷有巢緬逾繩契之末龜文鳳紀越在俎豆之先扣寂冥以傳疑故可畧而言也至於三元立統百物正名步驟之軌非遙損益之源可挹雖堯心廣運局疆域于流

沙禹跡遐宣限提封于碣石猶且先引卽叙次展玉帛之儀首創賓門方備云亭之典告成之義罔弗由茲况朕奄有方輿闡域該于千古仰承靈睭降福超于百王巨海所環莫非臣妾長河攸拊並入封疆日者夷夏同文禎符狎至謂可鳴鑾日觀勒牒仙閣許以來春親行告禪而今延陔一姓流竄西陲控茲萬計初歸正朔新就縶維又以公卿庶僚各陳誠請遂有翠微之役無非板築之勞旣而山谷阻深胡宗有礙重披丹懇請建玉華且復頻有興造恐致煩勞兼聞河北數州頗傷淹滂

朕爲人父母思濟黎元順動升中理無兼遂其介邱之禮宜且權停其玉華宮制度務從菲薄更令卑陋庶免風雨稱朕意焉

冊府元龜

案唐書謝偃傳太宗時偃爲宏文館直學士撰玉牒真紀以勸封禪

唐實錄貞觀五年正月朝集使趙王孝恭等請封禪手詔不許十二月己亥朝集使表請帝曰未遑六年百僚又請不許十一年帝將有事封禪國子博士劉伯莊等皆上封禪事言新禮簡略勅呂儒及顏師古

朱子奢參議得失議者數十家通相駁難不決于是元齡徵師道采衆議以爲永式十四年十月甲戌趙郡王元景等表請壬辰詔從十五年三月庚辰肅州言所部川原遍生芝草先是百僚及雍州父老詣朝堂表請四月辛卯朔詔以來歲二月有事于泰山詔太常卿韋挺爲檢校封禪大使禮部侍郎令狐德棻副焉秘書少監顏師古奏臣撰禮書在十一年春詔公卿定可否多從師古之禮六月巳酉有星孛太微宮辛亥起居郎褚遂良進曰行至洛陽彗星輒見或

有未允合者丙辰停封泰山

顯慶四年六月詔許敬宗議封禪儀敬宗請以高祖太

宗俱配昊天上帝太穆文德二后並配地祇從之

通鑑

麟德元年七月丁未詔以三年正月有事於泰山

唐書高宗

本紀

麟德元年七月丁未朔詔宜以三年正月式遵故寔有事於岱宗所司詳求茂典以從折衷其諸州都督刺史以二年十二月便集岳下諸王十月集東都緣邊州府襟要之處不在集限天下諸州明揚才彥或銷聲幽藪

或藏器下僚並隨岳牧舉選九月乙丑詔曰來年行幸
岱宗州縣不得浪有煩擾其水淺可涉不可繕造橋梁
所行之處亦勿開道路諸州及寺觀并百姓不得輒獻

食

川府
元龜

麟德二年二月壬午如東都十月丁卯如泰山

唐書高
宗本紀

麟德二年春正月壬午幸東都丁酉幸合璧宮甲子以
發向泰山停選五月以司空英國公李勣少師高陽郡
公許敬宗右相嘉興縣子陸敦信右相鉅鹿男竇德元
為檢校封禪使冬十月戊午皇后請封禪司禮太常伯

劉祥道上疏請封禪丁卯將封泰山發自東都十一月
丙子次于原武以少牢祭漢將紀信墓贈驃騎大將軍
十二月丙午御齊州大廳乙卯命有司祭泰山丙辰發

靈巖頓

舊唐書高
宗本紀

麟德二年十月丁卯帝發東都赴東岳從駕文武兵士
及儀仗法物相繼數百里列營置幕彌亘郊原突厥于
闐波斯天竺國屬賓烏菟崑崙倭國及新羅百濟高麗
等諸蕃酋長各率其屬扈從穹廬氍帳及牛羊駝馬填
候道路是時頻歲豐稔斗米至五錢豆麥不列于市議

者以為古來帝王封禪未有若斯之盛者也十二月丙午至齊州停十日丙辰發靈巖頓至於泰岳之下庚申

帝御行宮牙帳以朝羣臣

冊府元龜

乾封元年正月戊辰封于泰山庚午禪于社首以皇后

為亞獻壬申大赦改元

唐書高宗本紀

乾封元年封泰山為圓壇山南四里如園丘三壇壇上

飾以青四方如其色號封祀壇玉策三以玉為簡長一

尺二寸廣一寸二分厚三分刻以金文玉質一長一尺

三寸以藏上帝之冊金匱二以藏配帝之冊纏以金繩

五周金泥玉璽方一寸二分文如受命璽石碱以方

石再累皆方五尺厚一尺刻方其中以容玉匱碱旁施

檢刻深三寸三分闊一尺當繩刻深三分濶一寸五分

石檢十枚以檢石碱皆長三尺闊一尺厚七分印齒三

道皆深四寸當璽方五寸當繩闊一寸五分檢立于碱

旁南方北方皆三東方西方皆二去碱隅皆一尺碱纏

以金繩五周封以石泥距石十二分距碱隅皆再累皆

闊二尺長一丈斜刻其首令與碱隅相應又為壇于山

上廣五丈高九尺四出陛一壇號登封壇玉檢玉牒石

碱石距玉匱石檢皆如之爲降禪壇於社首山上八隅
一成八階加方丘三壝上飾以黃四方如其色其餘皆
如登封其議略定而天子詔曰古今之制文質不同今
封禪以玉牒金繩而瓦尊匏爵秸席宜改從文於是昊
天上帝褥以蒼地祇褥以黃配褥皆以紫而尊爵亦更
焉是歲正月天子祀昊天上帝于山下之封祀壇以高
祖太宗配如園丘之禮親封玉冊置石碱聚五色土封
之徑一丈二尺高九尺已事升山明日又封玉冊於登
封壇又明日祀皇地祇于社首山之降禪壇如方丘之

禮以太穆皇后文德皇后配而以皇后武氏爲亞獻越
國太妃燕氏爲終獻率六宮以登其帷帘皆錦繡羣臣
瞻望多竊笑之又明日御朝觀壇以朝羣臣如元日之
禮乃詔立登封壇曰萬歲臺降禪壇曰景雲臺以紀瑞
焉其後將封嵩岳以吐番突厥寇邊而止

禮樂志

高宗卽位公卿數請封禪則天旣立爲皇后又密贊之
麟德二年十一月車駕東發巡狩詔禮官博士撰定封
禪儀注有司于乾封元年正月戊辰朔先是有司齋戒
于前祀七日平旦太尉誓百官於行從中臺云來月一

日封祀二日登封泰山三日禪社首各揚其職不供其事國有常刑上齋于行宮四日致齋三日近侍之官應從升者及從事羣官諸方客使各本司公館清齋一宿前祀一日諸衛令其屬未後一刻設黃麾半仗于外壇之外與樂工人俱清齋一宿至其年十二月車駕至山下及有司進奏儀注封祀壇以高祖太宗同配禪社首以太穆皇后文德皇后同配皆以公卿充亞獻終獻之禮於是皇后抗表曰伏尋登封之禮遠邁古先而降禪之儀竊爲未允其祭地祇之日以太后昭配至于行事

皆以公卿以妾愚誠恐未周備何者乾坤定位剛柔之義已殊經義載陳中外之儀斯別瑤壇作配既合于方祇玉豆薦芳實歸於內職况推尊先后親饗瓊筵豈有外命宰臣內參禋祭詳于至理有紊徽章但禮節之源雖興于昔典而升降之制尚缺于遙圖且往代封岳雖云顯號或因時省俗意在尋僊或以情覲名事深爲已豈如化被乎四表推美于神宗道冠乎二儀歸功于先德寧可仍遵舊軌靡創彝章妾繆處椒闈叨居蘭掖祇以職惟中饋道屬于蒸嘗義切奉先理光于蘋藻罔極

之思載結于因心祇肅之懷實深於明祀但妾早乖定
省已闕侍于晨昏令屬崇禋豈敢安於帷帟是故馳情
夕寢瞻羸里而翹魂疊慮宵興仰梁郊而聳念伏望展
禮之日總率六宮內外命婦以親奉奠冀申如在之敬
式展虔拜之儀積此微誠已淹氣序旣屬鑿輿將警奠
璧非賒輒効丹心庶禋大禮冀聖朝垂則永播于芳規
螢燭末光增輝於日月於是祭地祇梁甫皆以皇后爲
亞獻諸王太妃爲終獻丙辰前羅文府果毅李敬貞論
封禪須明水實樽淮南子云方諸見月則津而爲水高

誘注云方諸陰燧大蛤也熟摩拭令熱以向日則水生
以銅盤受之下數石王充論衡云陽燧取火於日方諸
取水於月相去甚遠而火至水來者氣感之驗也漢書
儀云八月飲酎車駕夕牲以鑑諸取水於月以陽燧取
火于日周禮考工記云金有六齊金錫半謂之鑑燧之
齊鄭元注云鑑燧取水火于日月之器也準鄭此注則
水火之器皆以金錫爲之今司宰有陽燧形如圓鏡以
取明火陰鑑形如方鏡以取明水但比年祀祭皆用陽
燧取火應時得以陰鑑取水未有得者嘗用井水替明

水之處奉勅令禮司研究敬貞因說先儒是非言及明水乃云周禮金錫相半自是造陽燧法鄭元錯解以爲陰鑑之制依古取明水法合用方諸引淮南子等書用大蛤也又稱敬貞曾八九月中取蛤一尺二寸者依法試之自人定至夜半得水四五斗敬貞所陳檢有故實又稱先經試驗確執望請差敬貞自取蚌蛤便赴泰山與所司對試是日制曰古今典制文質不同至于制度隨世代沿革惟祀天地獨不改張斯乃自處于厚奉天以薄又今封禪卽用玉牒金繩器物之間復有瓦罇積

席一時行禮文質頓乖駁而不倫深爲未愜其封祀降禪所設上帝后土位先設稟秸瓦甗瓢杯等物並宜改用裊褥壘爵每事從文其諸郊祀亦宜準此於是昊天上帝之座褥以蒼皇地祇褥以黃醜帝及后褥以紫五方上帝及大明夜明席皆以五色內官以下席皆以莞

舊唐書禮儀志

乾封元年正月戊辰朔有事於泰山親祀昊天上帝於封祀之壇己巳帝登於泰山封玉牒於介丘庚午降禪于社首山皇后爲亞獻越國太妃燕氏爲終獻先是李

勳許敬宗等議封禪儀注請以高祖太宗二座俱配昊天上帝詔從之壬申帝御朝觀壇受朝賀大赦天下癸酉帝謂羣官曰升中大禮不行來數千載近代帝王雖稱封禪其間事有不同或爲求僊克禋或以巡遊望拜皆非尊崇祖業近在隋朝喪亂最甚老者填溝壑少壯染兵鋒高祖發自晉陽撥亂反正先朝躬擐甲冑纘成大業掃除氛祲廓清區宇遂得四海宅心萬方仰德朕丕承寶曆十有七年終日孜孜夙夜無怠屬國家無事天下太平華夷乂安遠近輯睦所以躬親展禮褒贊先

勳情在歸功固非爲已遂得上應天心下允人望今大禮旣畢深以爲慰公等休戚是同故應共有此慶欲與公等飲宴盡歡各宜在外更衣卽求相見仍勅所司撤幄帳施玉牀三品以上升壇四品以下縱列坐壇下縱酒設樂羣臣及諸岳牧競來上壽起舞日晏方止戊寅詔兗州置寺觀各三所觀以紫雲僊鶴萬歲爲稱寺以封巒非煙重輪爲名丙戌發自泰山改號封祀壇爲舞鶴臺介邱壇爲萬歲臺降禪壇爲景雲臺以祀日各有靈鶴及山呼萬歲之瑞故也

冊府元龜

乾封元年正月帝親享昊天上帝於山下封祀之壇如
 圓丘之儀祭訖親封玉策置石礧聚五色土封之圓徑
 一丈二尺高九尺其日帝率侍臣以下升泰山翌日就
 山上登封之壇封玉求訖復還山下之齋宮其明日親
 祀皇地祇於社首山上降禪之壇如方丘之儀皇后為
 亞獻越國太妃燕氏為終獻翌日上御朝觀壇以朝羣
 臣如元日之儀禮畢讌文武百寮大赦改元

元總章舊唐書禮儀志

案本紀是年三月改

案大唐新語高宗乾封初封禪岱宗行初獻之禮畢

執事者趨下而宮官執帷天后率六宮升壇行禮帷
 席皆以錦繡為之識者咸非焉

上元三年二月詔今冬有事于嵩岳閏三月以吐蕃犯

塞停之按本紀是年十一月改元儀鳳

上元三年二月詔以今冬有事于嵩岳命所司草儀注

務從典故閏三月詔以吐蕃犯塞停嵩岳封禪之禮冊府

元龜

調露元年秋七月己卯詔以今年冬至有事嵩岳禮官

學士詳定儀注冬十月單于大都護府突厥阿史德溫

傳及奉職二部相率反叛庚申詔封嵩山宜停

舊唐書高宗本

紀

永淳二年春正月甲午朔幸奉天宮遣使祭嵩岳少室

箕山具茨等山西王母啟母巢父許由等祠十一月癸

亥幸奉天宮時天后自封岱之後勸上封中岳每下詔

草儀注即歲飢邊事警急而止至是復行封中岳禮上

疾而止

舊唐書高宗本紀

高宗既封泰山之後又欲遍封五岳至永淳元年于洛

州嵩山之南置崇陽縣其年七月勅其所造奉天宮二

年正月駕幸奉天宮至七月下詔將以其年十一月封

禪於嵩岳詔國子司業李行偉考功員外郎賈大隱太

常博士韋叔夏裴守貞輔抱素等詳定儀注於是議立

封祀壇如園丘之制上飾以元四面依方色爲圓壇三

成高二丈四尺每等高六尺壇上徑一十六步三等各

闊四步設十二陛陛皆上闊八尺下闊一丈四尺爲三

重壇距外壇三十步內壇距五十步燎壇在壇東南外

壇之內高三尺方一丈五尺南出陛登封壇圓徑五丈

高九尺四出陛爲一壇飾以五色準封祀禪祭壇上飾

以金四面依方色爲八角方壇再成高一丈二尺每等
高四尺壇上方十六步每等廣四步設八陛其上壇陛
皆廣八尺中等陛皆廣一丈下等陛皆廣一丈二尺爲
三重壇之大小準封祀爲埋塚在壇之未地外壇之內
方深取足容物南出陛朝覲壇于行宮之前爲壇宮方
三分壇二在南壇方二十四丈高九尺南而兩陛餘三
面各一陛封祀登封五色土封石礮爲圓封上徑一丈
二尺下徑三丈高九尺禪祭五色土封爲八角方封大
小準封祀制度所用尺寸準歷東封並用古尺諸壇並

築土爲之禮無用石之文並度影以定方位登封降禪
四出陛各當四方之中陛各上廣七尺下廣一丈二尺
封祀玉帛料有蒼璧四圭有邸圭璧禪祭有黃琮兩圭
有邸無圭璧又定登封降禪朝覲等日準禮冬至祭天
于圜丘其封祀請用十二日準東封祀故事十二日登
封十三日禪祭十四日朝覲若有故須改登封已下期
日在禮無妨又輦輿料云封祀登封皇帝出乘玉輅還
乘金輅皇太子往還金輅禪祭皇太子加封祀又衣服
料云東封祀祭日天皇服袞冕近奉制依貞觀禮服大

裘又云衮冕服一具齋服之通天冠服一具迴服之翼

善冠服一具馬上服之皇太子衮冕服又齋則服遠遊

冠受朝則公服遠遊冠服馬上則進德冠服

禮儀志

永淳二年七月庚申詔以今年十月有事於嵩岳宜令
禮官學士等審定儀注務展誠敬仍令天下岳牧及京
官五品以上各舉所知有孝行儒學文武之士於是詔
禮官議射牛之事太常博士裴守真奏議曰據周禮及
國語郊祀天地天子自射其牲漢武惟封泰山令侍中
儒者射牛行事至於餘祀亦無射牲之文但親春射牲

雖是古禮久從廢省不可復行據封禪祀禮日未明十
五刻宰人以鸞刀割牲質明而行事比鑾駕至祠所宰
牲總畢天皇准奠玉酌獻而已今若祀前一日射牲事
卽傷早祀日方始射牲事又傷晚若依漢武故事卽非
親射之儀事貴隨時不可行用神功破陣樂及功臣慶
善樂二舞每奏上皆立對守真又議曰竊惟二舞肇興
謳吟攸屬贊九功之茂烈叶萬國之歡心義均韶夏用
兼賓祭皆祖宗聖德而子孫享之詳覽傳記未有皇王
立觀之禮况升中大事華夷畢集九服仰垂拱之安百

蠻懷率舞之慶陶甄化育莫匪神功豈於樂舞別申嚴
 敬臣等詳議二舞時天阜不合起立詔並從之尋以帝
 不豫改用來年正月行封禪之禮十月癸亥車駕幸奉
 天宮十一月丙戌詔曰朕聞仁者德之本叶亨育之至
 途禮者道之末乃帝王之餘事歷選往初詳觀曩躅惻
 隱以孚其化變通以會其神朕以虛薄祇膺寶位肝食
 宵衣懼忝於宗社如傷若厲佇濟於黎元每以皇基肇
 闢範圍覆載遺惠所覃照格區宇虔荷靈命嘗慮下虧
 鴻業遍刊羣岳不足報元功已升聞於日觀思款謁於

天臺志在告成諒非為已屬今茲豐稔方有事於嵩丘
 崇累聖之丕績祈兆人之嘉佑頃者分使出巡存問風
 俗河南河北尚有十餘州旱澇加以朔方寇盜時或侵
 邊關內流離未能復業一物失所猶甚納隍數郡不寧
 豈宜備禮前欲以來年正月封禪中岳者宜停冊府元龜
 嗣聖十三年即武后萬歲通天元年臘月甲戌如神岳甲申封於
 神岳丁亥禪於少室山唐書中宗本紀
 案王元感傳天授中元感直宏文館武后時已郊遂
 享明堂封嵩山紹興韋叔夏等草儀具眾推練洽

Blank columns for text on the right page.

唐會要卷八

原闕 今照四庫全書本增補

郊議

宋

王

溥

撰

元宗開元十二年閏十二月辛酉文武百官吏部尚書
裴濯等上請封東岳曰臣聞道協乾坤聖人之元德功
存禮樂王者之能事故旁徵前載博考鴻名躬歷數之
期遇天人之應莫不發號施令升中合符澤浸黎元以
茂聲實者矣伏惟開元神武皇帝陛下握符提象出震
乘圖英威邁於百王至德加於四海梯航接武畢盡戎

唐會要
夷之獻耕鑿終歡不知堯舜之力惡除氛沴增日月之
光輝慶襲休榮雜煙雲之氣色靈物紹至休祥沓委江
茅將鄙黍均芳雙貉與一莖齊烈固可以稽典訓設壇
場悉符瑞之美答神祇之貺謙而不發雖在於聖心理
則難辭孰違於天意臣幸遭昌運謬齒周行咸由就日
之誠願覩封禪之慶無任勤懇之至謹於朝堂奉表陳
情以聞帝手詔報曰自中朝有故國步艱難天祚我唐
大命集於聖真皇帝朕承奉丕業十有餘年德未加於
百姓化未覃於四海將何以擬洪烈於先帝報成功於

上元至若堯舜禹湯之茂躅軒后周文之懿範非朕之
能逮也其有日月之瑞風雲之祥則宗廟社稷之餘慶
也地平天成人和歲稔則羣公卿士之任職也撫躬內
省朕何有焉難違兆庶之情未議封崇之禮甲子侍中
臣乾曜中書令臣說等奏臣聞自古受天命居大寶者
必登崇高之邱行封禪之事所以展誠敬報神祇三五
迄今未之闕也是以高宗因文武之業盛岱亭之禮方
冊所記虞夏同風聖移三朝年經五紀封崇之典缺而
未修山川望幸屬在今日陛下靖多難尊先朝天所啓

也承大統臨萬邦天所命也焉可不涉東岱禪云亭報
上元之靈恩紹高宗之洪烈則天地之意宗廟之心將
何以克厭哉且陛下卽位以來十有四載創九廟禮三
郊大舜之孝敬也敦九族友兄弟文王之慈惠也卑宮
室菲飲食夏禹之恭儉也道稽古德日新帝堯之文思
也憐黔首惠蒼生成湯之深仁也化元漢風太和軒皇
之至理也至於日月星辰山河草木羽毛鱗介窮祥極
瑞蓋以薦至而爲常衆多而不錄正以地平天成人和
歲稔可以報於神明矣鴻生碩儒上章奏而請封禪者

前後千百聖情撝挹天鑒未回臣等仰考神心傍採衆
望封巒展禮時不可抑陛下縱不欲以成功告天豈不
可以天休報德臣等昧死上請以聞帝手詔報曰夫登
封之禮告禮之儀蓋聖人之能事明王之盛業也朕以
眇身託王公之上夙夜祇懼恐不克勝幸賴羣公以保
宗社至於休徵符瑞皆先帝遺慶朕何賴焉豈可以禮
百神觀羣后備岱亭之禮展封祀之儀者哉雖誠請是
違而宿心未暇臣乾曜說等又上言曰臣等考天人之
際稽億兆之情以爲治定功成登封告禪鴻名盛則屬

在聖明陛下讓德冲深未允羣議神祇闕望臣等懼焉
且今四海和平百蠻率職莫不含道德之甘實咀仁義
之馨香是以上帝聿懷名山望幸珍符薦至年穀屢登
開闢以來未之有也臣聞自古受命而封禪者七十二
君安有殊風絕業足以方今也然猶躡梁父登泰山飛
英聲騰茂實而陛下功德之美符瑞之富固以孕虞夏
含殷周矣有何退讓逡巡於大禮哉夫昭報天地至敬
也嚴配祖宗大孝也厚福蒼生博惠也登封紀號丕業
也陛下安可以闕哉況天地之符彰矣祖考之靈著矣

蒼生之望勤矣禮樂之文備矣陛下安可以辭哉故臣
等願因神祇之叶贊順華夏之懇誠早稽舊章特垂新
詔庶幾仲夏乘農之隙以展巡狩朝覲之儀則天下幸
甚臣等昧死重請以聞帝又詔報曰夫治定然後制禮
功成然後作樂朕承奉宗廟恐不克勝未能使四海又
安此禮未定也未能使百蠻効職此功未成也焉可以
揚景化告成功雖欲答於神祇終候安於兆庶再省誠
懇惻怵良深乾曜說等又再上言曰臣聞聖人者與天
地合德故珍符休命不可得而辭鴻名盛典不可得而

讓陛下功格上天澤流厚載三五之盛莫能比崇登封
告成理叶幽贊故符瑞畢臻天意也書軌大同人事也
菽粟屢登和平也刑罰不用至理也今陛下稽天意以
固辭違人事以久讓是和平而不崇昭報至理而闕薦
祖宗億兆之情猶知不可況上帝臨照神宗顧諟其可
止乎願納王公卿士列岳措紳之望廻命有司速定大
典臣等不勝懇切敢昧死再拜上請以聞時儒生墨客
獻賦頌者數百計帝不得已而從之丁卯下詔曰自古
受命而王者曷嘗不封泰山禪梁父答厚德告成功三

代之前率由斯義自魏晉已降迄至周隋帝典闕而大
道隱玉綱弛而舊章缺千載寂寥封崇莫嗣物極而復
天祚我唐文武二后膺圖受籙泪於高宗重光累盛承
至理登介邱懷百神震六合紹殷周之統接虞夏之風
中宗宏懿鑠之休膺宗粹穆清之道巍巍蕩蕩無得而
稱者也朕昔戡多難稟略先朝虔奉慈旨嗣膺丕業是
用創九廟以申孝敬禮二郊以展嚴禋寶菽粟於水火
捐珠玉於山谷兢兢業業非敢追美前王日慎一日實
以奉遵遺訓至於巡狩大典封禪鴻名顧惟寡薄未遑

時邁十四載於茲矣今百穀有年五材無眚刑罰不用
禮義興行和氣氤氳淳風淡泊蠻夷戎狄殊方異類重
譯而至者日月於闕廷奇獸神禽甘露醴泉窮祥極瑞
者朝夕於林籞王公卿士罄迺誠於中鴻生碩儒獻其
書於外莫不以神祇合契億兆同心斯皆烈祖聖考垂
裕餘慶故朕得尚皇天之景佑賴祖宗之介福敢以眇
身而顯其讓是以敬承羣議宏此大猷以光我高祖之
丕圖以紹我太宗之鴻業永言陟配祇感載深可以開
元十三年十一月十日式遵故實有事泰山所司與公

卿諸儒詳擇典禮預爲備具勿廣勞人務存節約以稱
朕意所緣封禪儀注兵馬陪集並皆條奏布告遐邇

元龜

開元十二年四方治定歲屢豐稔羣臣多言封禪中書
令張說又固請乃下制以十三年有事泰山於是說與
右散騎常侍徐堅太常少卿韋紹秘書少監康子元國
子博士侯行果刊定儀注立圓臺於山上廣五丈高九
尺土色各依其方又於圓臺上起方壇廣一丈二尺高
九尺其壇臺四面爲一階又積柴爲燎壇於圓臺之東

南量地之宜柴高一丈二尺方一丈開上南出戶六尺又爲圓壇於山下三成十二階如圍丘之制又積柴於壇南爲燎壇如山上又爲玉冊玉匱石礮皆如高宗之制元宗初以謂升中於崇山精享也不可諠譁欲使亞獻已下皆行禮山下壇召禮官講議學士賀知章等言昊天上帝君也五方精帝臣也陛下享君於上羣臣祀臣於下可謂變禮之中然禮成於三亞終之獻不可異也於是三獻皆升山而五方帝及諸神皆祭山下壇元宗問前世何爲秘玉牒知章曰玉牒以通意於天前代

或祈長年希神仙旨尚微密故外莫知帝曰朕爲民祈福無一秘請卽出玉牒以示百寮乃祀昊天上帝于山上壇以高祖配祀五帝以下諸神于山下其祀禮皆如圍丘而卜日告天及廟社大駕所經及告至問百年朝覲皆如巡守之禮其登山也爲大次于中道止休三刻而後升其已祭燔燎侍中前跪稱具官臣某言請封玉冊皇帝升自南陛北向立太尉進昊天上帝神座前跪取玉冊置于案以進皇帝受玉冊跪內之玉匱纏以金繩封以金泥侍中取受命寶跪以進皇帝取寶以印玉

唐會要 卷八
匱侍中受寶以授符寶郎太尉進皇帝跪捧玉匱授太尉太尉退復位太常卿前奏請再拜皇帝再拜退入于次太尉奉玉匱之案于石礮南向立執事者發石蓋太尉奉玉匱跪藏于石礮內執事者覆石蓋檢以石檢纏以金繩封以石泥以玉寶遍印引降復位帥執事者以石距封固又以五色土圓封其配座玉牒封于金匱皆如封玉匱太尉奉金匱從降俱復位以金匱內太廟藏于高祖神堯皇帝之石室其禪于社首皆如方丘之

禮唐書禮樂志

上詔中書令張說右散騎常侍徐堅太常少卿韋縉秘書少監康子元國子博士侯行果等與禮官於集賢書院刊撰儀注元宗初以靈山好靜不欲喧繁與宰臣及侍講學士對議川山下封祀之儀於是張說謂徐堅韋縉等曰乾封舊儀禪社首享皇地祇以先后配享王者父天而母地當今皇母位亦當往帝之母也子配母享亦有何嫌而以皇后配地祇非古之制也天鑒孔明福善如響乾封之禮文德皇后配皇地祇天后爲亞獻越國太妃爲終獻宮闈接神有乖舊典上元不佑遂有天

授易姓之事宗社中圮公族誅滅皆由此也景龍之季有事園丘韋氏爲亞獻皆以婦人升壇執籩豆媿曠穹蒼享祀不潔未及踰年國有內難終獻皆受其咎掌座齋郎及女人執祭者多亦天卒今主上尊天敬神事資革正斯禮以睿宗大聖貞皇帝配皇地祇侑禱作主乃定議奏聞上從之舊禮郊祀既畢收取玉帛牲體置於柴上然後燔於燎壇之上其壇於神壇之左顯慶中禮部尚書許敬宗等因修改舊禮乃奏曰謹案祭祀之禮周人尙臭祭天則燔柴祭地則瘞血宗廟則炳蕭灌鬯

皆貴氣臭同以降神禮經明白義釋甚詳委柴在祭神之初理無所惑是以三禮義宗等並云祭天以燔柴爲始然後行正祭祭地以瘞血爲先然後行正祭又禮論說太常賀循上言積柴舊在壇南燎祭天之牲用犢左胖漢儀用頭今郊用膋之九个太宰令奉牲膋太祝令奉圭璧俱奠燎薪之上此卽晉氏故事亦無祭天之文旣云漢儀用牲頭頭非神俎之物且祭末俎皆升右胖之膋惟有三禮賀循旣云用祭天之牲左胖復云今儀用膋九个足明燔柴所用與升俎不同是知自在祭初

別燔牲體非於祭末燒神餘饌此則晉氏以前仍遵古禮惟周魏以降妄爲損益納告廟之幣事畢瘞埋因改燔柴將爲祭末事無典實禮闕降神又燔柴正祭牲玉皆別蒼璧蒼犢之流柴之所用四圭駢犢之屬祀之所須故郊天之有四圭猶祀廟之有圭瓚是以周官典瑞文勢相因並事畢收藏不在燔例而今新禮引用蒼璧不顧圭瓚遂亦俱燔義既有乖理難因襲又燔柴作樂俱以降神則處置之宜須相依準燔柴在左作樂在南求之禮情實爲不類且禮論說積柴之處在神壇之南

新禮以爲壇左文無典故請改燔爲祭始位樂懸之南外壇之內其陰祀瘞埋亦請準此制可之自是郊丘諸祀並先焚而後祭及元宗將作封禪之禮張說等參定儀注臣徐堅康子元等建議曰臣等謹案顯慶年修禮官長孫無忌等奏改燔柴在祭前狀稱祭祀之禮必先降神周人尚臭祭天則燔柴者臣等案禮迎神之義樂六變則天神降八變則地祇出九變則鬼神可得而禮矣則降神以樂周禮正文非謂燔柴以降神也案尚臭之義不爲燔之先後假如周人尚臭祭天則燔柴容或

燔臭先以迎神然則殷人尚聲祭天亦燔柴何聲可燔
先迎神乎又案顯慶中無忌等奏稱晉氏之前獨遵古
禮周魏以降妄爲損益者今案郭璞晉南郊賦及注爾
雅祭後方燔又案宋忠所論亦祭後方燔又檢南齊北
齊及梁郊祀亦飲福酒後方燔又檢後周及隋郊祀亦
先祭後燔據此卽周遵後燔晉不先燎無忌之事義乃
相乖又案周禮大宗伯職以玉作六器以禮天地四方
注云禮謂始告神時薦於神座也下文云以蒼璧禮天
以黃琮禮地皆有牲幣各如其器之色又禮器云有以

少爲貴者祭天特牲是知蒼璧之與蒼牲俱各奠之神
座理節不惑又云四圭有邸以祀天旅上帝卽明祀昊
天上帝之時以旅五方天帝明矣其青圭赤璋白琥元
璜自是立春立夏立秋立冬之日各於其方迎氣所用
自分別矣今案顯慶所改新禮以蒼璧與蒼牲蒼幣俱
用先燔蒼璧旣已燔矣所以遂加四圭有邸奠之神座
蒼牲旣已燔矣所以更加騂牲充其實俎混昊天於五
帝同用四圭失特牲之明文加爲二犢深乖禮意事乃
無憑考功員外郎趙冬曦太學博士侯行果曰先焚者

本以降神行之已久若從祭義後焚爲定中書令張說
執奏曰徐堅等所議燔柴前後議有不同據祭義及貞
觀顯慶已後既先燔若欲正失禮求祭義請從貞觀禮
如且因循不改更請從顯慶禮凡祭者本以心爲主心
至則通於天地達於神祇既有先燔後燎自可斷於聖
意所至則通於神明燔之先後臣等不敢裁定元宗令
依後燔及先奠之儀是後太常卿寧王憲奏請郊壇時
祭並依此先奠璧而後燎柴瘞埋制從之時又有四門
助教施敬本駁奏舊封禪禮八條其畧曰舊禮侍中跪

取匱沃盥非禮也夫盥手洗爵人君將致潔而尊神故
使小臣爲之今侍中大臣也而盥沃於人君太祝小臣
也乃詔祝於天神是接天神以小臣奉人君以大臣爲
非禮案周禮大宗伯曰鬱人下士二人贊裸事則沃盥
此職也漢承秦制無鬱人之職故使近臣爲之魏晉至
今因而不改然則漢禮侍中行之則可矣今以侍中爲
之則非也漢侍中其始也微高帝時籍孺爲之惠帝時
閔孺爲之留侯子辟疆年十五爲之至後漢樓堅以議
郎拜侍中邵闔自侍中遷步兵校尉其秩千石少府卿

之屬也少府卿秩中二千石丞秩千石侍中與少府丞班同魏代蘇則爲之舊侍中親省起居故謂之執獸子吉茂見謂之曰仕進不止執獸子是言其爲褻臣也今侍中名則古官人非昔任掌同變理寄實鹽梅非復漢魏執獸子之班異乎周禮鬱人之職行舟不息墜劍方遙驗刻而求可謂謬矣夫祝以傳命通主人之意以薦於神明非賤職也故兩君相見則卿爲上擯况天人之際其肅恭之禮以兩君爲喻不亦大乎今太祝下士也非所以重命而尊神之義也然則周漢太祝是禮矣何

者按周禮大宗伯曰太祝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掌六祝之辭大宗伯爲上卿今禮部尙書太常卿比也小宗伯中大夫今侍郎少卿比也太祝下大夫今郎中太常丞比也上士四人今員外郎太常博士比也故可以處天人之際致尊極之辭矣又漢太祝令秩六百石與太常博士同班梁太祝令與南臺御史同班今太祝下士之卑而居下大夫之職斯又刻舟之論不異於前矣又曰舊禮謁者引太尉升壇亞獻非禮也謁者已賤升壇已重是微者用之於古而大體實變於今也按漢官儀

尚書御史臺官屬有謁者僕射一人秩六百石銅印青綬謁者三十五人以郎中滿歲稱給事未滿歲稱權謁者又案漢書百官公卿表光祿勳官屬有郎中員外秩比二千石有謁者掌賓讚受事員七十人秩比六百石古之謁者秩異等今謁者班微以之從事可謂疎矣又曰舊禮尚書令奉玉牒今無其官請以中書令從事案漢武帝時張安世爲尚書令遊宴後宮從官以宦者一人出入帝命改爲中書謁者令至成帝罷宦者用十人魏黃初改秘書置中書監令舊尚書并掌制誥旣置中

書官而制誥樞密皆掌焉則自魏以來中書是漢朝尚書之職今尚書玉牒是用漢禮其官旣闕故可以中書令主之議奏元宗令張說徐堅召敬本與之對議詳定說等奏曰敬本所議其中四條先已改定有不同者望臨時量事改攝制從之十二年十一月丙戌至泰山去山趾五里西去社首山三里丁亥帝服袞冕於行宮致齋於供帳前殿己丑日南至大備法駕至山下元宗御馬而登侍臣從先是元宗以靈山清潔不欲多人上欲初獻於山上壇行事亞獻終獻於山下壇行事因召禮

唐會要 卷八
官學士賀知章等入講儀注因問之知章等奏曰昊天
上帝君位五方時帝臣位帝號雖同而君臣異位陛下
享君位於山上羣臣祀臣位於山下誠足以垂範來集
爲變禮之大者也禮成於三初獻亞終合於一處元宗
曰朕正欲如是故問卿耳於是敕三獻於山上行事其
五方帝及諸神座於山下壇行事元宗因問玉牒之文
前代帝王何故秘之知章對曰玉牒本是通於神明之
意前代帝王所求各異或禱年算或思神仙其事微密
是故莫知之元宗曰朕今此行皆爲蒼生祈福更無秘

請宜將玉牒出示百僚使知朕意其詞曰有唐嗣天子
臣某敢昭告於昊天上帝天啓李氏運興土德高祖太
宗受命立極高宗升中六合殷盛中宗紹復繼體不定
上帝眷佑錫臣忠武底綏內難推戴聖父恭承大寶十
有三年敬若天意四海晏然封祀岱宗謝成於天子孫
百祿蒼生受福庚寅祀昊天上帝於山上封臺之前壇
高祖神堯皇帝配享焉邠王守禮亞獻寧王憲終獻皇
帝飲福酒癸巳中書令張說進稱天賜皇帝太一神策
周而復始永綏兆人帝拜稽首山上作圓臺四階謂之

封壇臺上有方石再累謂之石碱玉牒玉冊刻玉填金爲字各盛以玉匱束以金繩封以金泥皇帝以受命寶印之納二玉匱於碱中金泥碱際以天下同文之印封之壇東南爲燎積柴其上皇帝就望燎位火發羣臣稱萬歲傳呼至山下聲動天地山下祀壇羣臣行事已畢皇帝未離位命中書門下曰朕以薄德恭膺大寶今封祀初建雲物休佑皆是卿等輔弼之力君臣相保勉副天心長如今日不敢矜忘中書令張說跪言聖心誠懇宿齋山上昨夜則息風收雨今朝則天清日暖復有祥

風助樂啣雲引燎靈迹盛事千古未聞陛下又思慎終如初長福萬姓天下幸甚先是車駕至岳西來蘇頲有大風從東北來自午至夕裂幕折柱衆恐張說倡言曰此必是海神來迎也及至岳下天地清晏元宗登山日氣和煦至齋次日入後勁風偃人寒氣切骨元宗因不食次前露立至夜半仰天稱某身有過請卽降罰若萬人無悔亦請某爲當罪兵馬辛苦乞停風寒應時風止山氣溫暖時從山上布兵至於山壇傳呼辰刻及詔命來往斯須而達夜中燃火相屬山下望之有如連星自

地屬天其日平明山上清迥下望山下休氣四塞登歌
奏樂有祥風自南而至絲竹之聲飄若天外及行事日
揚火光慶雲紛郁遍滿天際羣臣並集於社首山帷宮
之次以候鑾駕遙望紫煙憧憧上達內外歡譟元宗自
山上便赴社首齋次辰巳間至日色明朗慶雲不散百
辟及蕃夷爭前迎賀辛卯享皇地祇於社首之泰折壇
睿宗大聖貞皇帝配祀五色雲見日重輪藏玉策於石
碱如封壇之儀壬辰元宗御朝觀之帳殿大備陳布文
武百僚二王後孔子後諸方朝集使岳牧舉賢良及儒

生文士上賦頌者戎狄夷蠻羌胡朝獻之剛突厥頡利
發奚契丹等王大食謝颶五天十姓崑崙日本新羅靺
鞨之侍子及使內臣之蕃高麗朝鮮王百濟帶方王十
姓摩訶史那興昔可汗三十姓左右賢王日南西竺鑿
齒雕題特杻烏澣之酋長咸在位制曰朕開天監惟后
后克奉天既合德以受命亦推功而復始厥初作者七
十二君道治迹著時至符出皆用事於介邱升中於上
帝人神之望蓋有以塞之皇王之序可得而言朕接統
千歲承光五葉惟祖宗之德在人惟天地之靈作主往

者內難幽贊而集大勲間無外虞守成而續舊服未嘗
不乾乾終日思與公卿大夫上下協心聿求至理以宏
我烈聖其庶乎馨香今九有大寧羣氓樂業時必敬授
而不奪物亦順成而無天懋建皇極幸致太和泊乃幽
遐率由感被戎狄不至惟文告而來庭麟鳳已臻將覺
情而在數以故凡百執事亟言大封顧惟不德切欲勿
議伏以先聖儲祉與天同功荷傳符以在今敢侑神而
無報大篇斯在朕何讓焉遂奉遵高宗之舊章憲乾封
之令典時邁東土柴告岱岳精意上達肸蠁來應信宿

行事雲物呈祥登降之禮斯畢嚴配之誠獲展百神羣
望莫不懷柔四方諸侯莫不來慶斯是天下之介福邦
家之耿光也無窮之休祉豈獨在予非常之惠澤亦宜
逮下可大赦天下封太山神爲天齊王禮秩加三公一
等仍令所管崇飾祠廟環山十里禁其樵採給近山二
十戶復以奉祠神元宗製紀泰山銘御書勒於山頂石
壁之上其詞曰朕宅位有十載顧惟不德慙於至道任
夫難任安夫難安茲朕未知獲戾於上下心之浩蕩若
涉大川賴上帝垂休先后儲慶宰相庶尹交修皇極四

海會同五典敷暢歲云嘉熟人用大和百辟僉謀唱余
封禪謂孝莫大於嚴父謂禮莫盛於告天天符旣至人
望旣積固請不已固辭不獲肆余與夫二三臣稽虞典
釋漢制張皇六師震讐九寓旌旗有列士馬無譁肅肅
邕邕翼翼溶溶以至於岱宗順也爾雅曰泰山爲東岳
周官曰兗州之鎮山實萬物之始故稱岱焉其位居五
岳之伯故稱宗焉自昔王者受命易姓於昃乎啟天地
薦成功序圖經紀氏號朕統承先王茲率厥典實欲報
元天之眷命爲蒼生而祈福豈敢高視千古自比九皇

哉故設壇塲於山下受羣方之助祭躬封燎於山上冀
一獻之通神斯亦因高崇天就廣增地之義也乃仲冬
庚寅有事東岳類於上帝配我高祖在天之神罔不畢
降粵翌日禪於社首佑我聖考祀於皇祇在地之神罔
不咸舉暨壬辰覲羣后上公進曰天子膺天符納介福
羣臣拜稽首呼萬歲慶合歡同乃陳誠以德大渾協度
彝倫攸叙三事百揆時乃之功萬物由庚兆人允植列
牧衆宰時乃之功一二兄弟篤行孝友錫類萬國時惟
休哉我儒制禮我史作樂天地擾順時惟休哉蠻夷戎

狄重譯來貢累聖之化朕何慕焉五靈百寶日來月集
會昌之運朕何惑焉凡今而後傲乃在位一王度齊象
法權舊章補缺政存易簡去煩苛思立人極乃見天則
於戲天生蒸人惟后時又能以美利利天下事天明矣
地德載物惟后時相能以厚生生萬人事地察矣天地
明察鬼神著矣惟我藝祖文考精爽在天其曰懿爾幼
孫克享上帝唯帝時若馨香其下丕乃曰有唐氏文武
之曾孫隆基誕錫新命纘我舊業永保天祿子孫其承
之余小子敢對揚上帝之休命則亦與百執事尚綏兆

人將多於前功而惑彼後患一夫不獲萬方其罪余一
心有終上天其知我朕惟寶行三德曰慈儉謙慈者覆
無疆之言儉者崇將來之訓自滿者人損自謙者天益
苟如是則軌迹易循基構易守磨石壁刻金石冀後之
人聽辭而見心觀末而知本銘曰維天生人立君以理
維君受命奉天爲子代去不畱人來無已德涼者滅道
高斯起赫赫高祖明明太宗爰革隋政奄有萬邦罄天
張宇盡地開封武稱有截文表時邕高宗稽古德施周
溥茫茫九夷削平一鼓禮備封禪功齊舜禹巖巍岱宗

衛我神主中宗紹運舊邦維新恭己南而氤氲化淳告成之禮留諸後人緬余小子重基五聖匪功伐高匪德矜盛欽若祀典丕承永命至誠動天福我萬姓古封泰山七十二君或禪亭亭或禪云云其迹不見其名可聞祇通文祖光昭舊勳方士虛誕備書不足俟后求仙誣神檢玉秦災風雨漢汙緇錄德未合天或承之辱道在觀政名非從欲銘心絕巖播告羣岳於是中書令張說撰封祀壇頌侍中源乾曜撰社首壇頌禮部尚書蘇頲撰朝覲壇頌以紀聖德

舊唐書禮儀志

開元十三年四月乙丑撫州三脊茅生有上封事者言曰昔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將欲封禪問於夷吾夷吾對曰江淮間三脊茅生用以縮酒乃可封禪其時無茅桓公大慙而罷自歷千古今始一生昔宣王南征責楚包茅不入王祭不供則是其地其茅今高一尺至八月長足方堪縮酒特望聖恩至時令採用祭泰山并掘根於苑內植之時宰臣已遣使於岳州採沅江茅乃奏曰管夷吾謂桓公是諸侯不合封禪故稱茅以拒之及伐楚之日尊周室行伯道乃責楚云包茅不入王祭

不供若以茅爲瑞是不知經義臣等歷任荆楚博訪貢
茅沅江最勝臣已牒岳州取訖今稱撫州有茅請移根
入苑且貉不踰汶橋不過淮移根苑中信是虛語望勅
撫州且進六束與沅江相比用之帝曰可癸酉詔朝集
使各舉所部孝悌文武集於泰山之下十一月丙戌至
泰山下去山趾五里丁亥帝袞冕服於行宮致齋戊子
勅曰封祀告成爲萬姓祈福必資清潔以副朕心其行
事官及齋郎應致齋者宜令御史行齋切勿容疎怠有
雄野雞飛入齋宮馴而不去久之飛入仗衛忽不見邠

王守禮等賀曰臣謹案曷典雌來者伯雄來者王又聖
誕酉年雞主於酉斯蓋王道遐被天命休禎臣請宣付

史官以彰靈貺

册府元龜

案唐書列傳張說爲中書令倡封禪議受詔以諸儒
草儀及登封還詔說撰登封壇頌刻之泰山

唐張說封禪壇頌皇居六葉開元神武皇帝再受命
致太平乃封岱宗禪社首鑿石紀號天文煥發儒臣
志美立碣祠壇曰厥初生人俶有君臣其道茫昧其
氣樸略因時歛起與運而紛落泯泯沒沒而無聞焉

爾後聖人取法象立名位衣裳以等之甲兵以定之於是禮樂出而書記存矣究其源致敬乎天地根其本致美乎鬼神則封禪者帝王受天命告成功之爲也閱曩聖之與訓考列嗣之通術疇若天而不成曷背道而靡失由是推之封禪之義有三帝王之略有七七者何傳不云乎道德仁義禮智信順之稱聖哲逆之號狂悖三者何一位當五行圖錄之序一時會四海昇平之運三德具欽明文思之美是謂與天合符名不死矣有一不足而云封禪人且未許其如天

何言舊史者君莫道於陶唐舜禹臣莫德於臯陶稷尚三臣備德皆有天下仲尼叙帝王之書繫魯秦之誓明魯祀周公用玉禮秦承伯益接周統孔聖微旨不其效歟然秦定天下之功高享天祿之日淺天而未忘庭堅之德也故大命復集於皇家天之贊唐不惟舊矣其興之也元靈啓迪黃祇顧懷應歸運以義舉撫來蘇以利見獲也無放夏之慙武也無伐殷之戰高祖創業四宗重光有德格天漏泉蒸雲濡露菌蠢滋育氤氳涵煦若天地之覆載日月之照臨溥有

形而希景罄無外而宅心百有八年於茲矣皇帝攘
內難而啓新命戴睿宗而纘舊服宇宙更闢朝廷始
位蓋羲軒氏之造皇圖也九族敦序百姓昭明萬邦
咸和黎民於變立土圭以步厯革銅渾以正天蓋唐
虞氏之張帝道也天地四時六官著禮井田三壤五
圻成賦廣九廟以尊祖定六律以和神蓋三代之設
王制也武緯之文經之聖謨之神化之然猶戰戰兢
兢日慎一日約規誨以進德遂忠良以代工講習乎
無爲之書討論乎集賢之殿寵勇爵貴經門翼乎鶴

鸞之列在庭毅乎貔貅之師居鄙人和傍感神寶啓
至乾符坤珍千品萬類超圖軼牒未始開記我后以
人瑞爲心不以物瑞爲意王公卿士儼然進曰休哉
陛下孝至於天故合於道前年祈后土人獲大穰間
歲祀園丘日不奄朔感祥以祚聖因事以觀天天人
交合其則不遠意者喬岳埽路望翠華之來上帝儲
思俟蒼璧之禮久矣焉可專讓而廢舊勛羣臣固言
勤帝知罪至於再至於三帝乃揖之曰欽崇天道俯
率嘉話恐德不類敢憚於勤其撰巡狩之儀求封禪

之故既而禮官不誠而備軍政不謀而輯天老練日
雨師灑道六甲案隊八神警蹕孟冬仲旬乘輿乃出
千旗雲列萬戟林行霍漢燐爛飛焰揚精原野爲之
震動草木爲之風生歷郡縣省誦俗問耆年舉百祀
興墜典葺闕政攸祖之人室家相慶萬方縱觀千里
如堵城邑連歡邱陵聚舞其中垂白之老樂過以泣
不圖蒿里之魂復見乾封之事堯雲往舜日還神華
靈鬱爛漫乎穹壤之間是月來至於岱宗祇祓齋宮
滌濯靜室凝神元覽將歎太一議夫泰山者聖帝受

天官之宮天孫摠人靈之府自昔立國莫知萬類克
升中而建號惟七十而有五我高宗六之而今七矣
非夫尊位盛時明德曠代遼濶難前之甚哉先時將
臻夫大封也累封壇於高岡築泰壇於陽陟夫其天
壇三襲辰陛十二咸秩衆靈列座有次崇牙樹羽管
磬鏞鼓宮懸於重壇之內千戚鋌及鉤戟戮戮周衛
於四門之外伐國重器傳代絕瑞旅之於中庭玉輦
金鞞翠冒黃屋夾之於端路庶官百辟羌夷蠻貊
成之後讓王之容叙立於禮神之場髦頭拏牙鐵馬

唐會要
卷八
金鑱介冑如雪旗幟如火遠匝於清禁之野於是乎
以天正上元法駕徐進屯千乘於平路畱羣臣於谷
口皇帝御六龍陟萬仞獨與一二元老執事之人出
天門臨日觀次沆壑宿巉巖赤霄可接白雲在下庚
寅祀高祖於上封以配上帝命衆官於下位以享衆
神皇帝冕裘登壇奠獻俯僂金奏作佾羽舞撞黃鐘
歌大呂開闔闔與天語請將信公奉斗布度懋建皇
極勤恤蒼生招嘏乎未兆禳災乎未萌上下傳節而
禮成樂遍福壽同歸而帝賜神策乃檢玉牒於中頂

揚柴燎於高天庶衷誠而上達若憑焔而駕烟日轡
方旋神心餘眷五色雲起拂馬而隨人萬歲山呼從
天而至地越翌日尊睿宗侑地祇而禮社首遂張大
樂觀東后國風惟舊無黜幽削爵之誅王澤惟新有
肯災大賚之慶不泆日至化洽於人心不崇朝景福
遍於天下然後藏金匱於祔室廻玉鑾於上都煌煌
乎真聖朝之能事而高代之盛節者也於斯之時華
戎殊俗異音同歎曰岳合多雨山峻多雲豈有大舉
百萬之師尅期千里之外乃行事之日則天無黠翳

地無纖塵嚴冬變爲韶景寒谷鬱爲和氣非至德孰
能動天如此其順者乎昔人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
無思不服今信知聖人作而萬物覩其心服之謂矣
或曰祭泰折主先后非禮歟曰是禮也非宜也王者
父事天母事地侑神崇孝無嫌可也且夫柴瘞外事
帝王主之蒸嘗內事后妃助之是開元正人倫革弊
禮起百王之法也故令千載承末光聆絕韻咀甘實
漱芳潤爍示妙之至精流不巳之淑聲臣說作頌告
於神明四皇墳而六帝典雖吉甫亦莫能名徒採彼

輿人之詩曰大矣哉維天爲大維皇則之率我萬國
受天之祺子孫百代人神共保綏之云爾而已矣
徐堅傳元宗時堅充集賢學士從上封泰山以參定
儀典加光祿大夫

裴光庭傳元宗有事岱宗中書令張說以天子東巡
京師空虛恐突厥乘間竊發議欲加兵守邊召光庭
與謀對曰封禪所以告成功也成功者德無不被人
無不安萬國無不懷今將告成而懼突厥非昭德也
大興力役用備不虞非安人也方謀會同而阻戎心

唐會要
卷八
非懷遠也此三者名實乖矣且諸蕃突厥爲大贄幣
往來願修和好有年矣若遣一使召大臣使赴行在
必欣然應命突厥受詔則諸蕃君長必相率而來我
偃旗息鼓不復事矣說曰善吾所不及因奏用其策
突厥果遣使來朝契丹酋長與諸蕃長皆從行在東
封還遷兵部侍郎

康子元傳子元越州會稽人仕歷獻陵令開元初詔
中書令張說舉能治易老莊者集賢直學士侯行果
薦子元及平陽敬會真於說藉說以聞並賜衣幣得

侍讀子元累擢秘書少監會真四門博士俄皆兼集
賢侍講學士元宗將東之泰山說引子元行果徐堅
韋縉商裁封禪儀初高宗之封中書令許敬宗議周
人尚臭故前祭而燔柴說堅子元白奏周官樂六變
天神降是降神以樂非緣燔也宋齊以來皆先飲福
酒乃燎請先祭後燔如貞觀禮便行果與趙冬曦議
以爲先燎降神尚矣若祭已而燔神無由降子元議
挺不徒說曰康子獨出蒙輪以當一隊耶議未判說
請決於帝帝詔後燔

並唐書

西陽雜俎明皇封禪泰山張說為封禪使說堦鄭鎰
 本九品官舊例封禪後自三公以下皆遷轉一級惟
 鄭鎰因說驟遷五品兼賜緋服因大酺次元宗見鎰
 官位騰躍怪而問之鎰無詞以對黃旛綽曰此泰山
 之力也

開元十八年百寮及華州父老累表請上尊號並封西

嶽不允舊唐書元宗本紀

鑾駕進發禪儀無此篇皇帝將有事於泰山有司卜日如

別儀告昊天上帝太廟太社皆如巡狩之禮告太廟高祖祝文加

封祀配神作主之意告睿宗皇帝出宮備大駕鹵簿較

於國門祭所過山川古先帝王名臣烈士皆如巡狩之

禮通事舍人承制問百年所經州縣刺史縣令先待於

境至太山下柴告昊天上帝於圜丘壇皆如巡狩告至

之禮有司攝事前祀所司以太牢祭於太山神廟如常式

齋戒 前七日太尉戒誓百官封云封於泰山禪云禪於社首山齋儀同封祀

皇帝散齋於行宮後殿四日致齋於前殿三日服袞冕

結佩等並如圜丘儀百官如別儀

制度 將作大匠先領徒於太山上立圜臺廣五丈高

九尺土色各依其方又於園臺上起方壇廣一丈二尺

高九尺其臺壇四面各為一陛玉版長一尺三寸廣五

寸厚五寸刻牒為字以金填之用金匱盛

其玉牒文中書門下取進

止所司承旨請內鑄其名檢等並如後制郊社令積柴為燎壇於山上園臺

之東南量地之宜柴高一丈二尺方一丈開上南出戶

方六尺又為園壇於山下三成十二陛如園丘之制隨

地之宜壇上飾以元四面依方色壇外為三壇郊社令

又積柴於壇南燎如山上之儀又為玉冊皆以金繩連

編玉牒為之每牒長一尺二寸廣一寸二分厚三分刻

玉填金為字少府監量文多少為之又為玉匱一長一尺三寸并

檢方五寸當纏繩處刻為五道當封寶處刻深二分方

取容受命寶印以藏在座玉冊制度如玉匱又為黃金

繩以纏玉匱金匱又為石礧以藏玉匱用方石再累各

方五尺厚一尺縱鑿石中廣深令容玉匱礧旁施檢處

皆刻深三寸三分闊一尺南北各二東西各三去隅皆

七寸纏繩處皆刻深三分闊一寸五分為石檢十枚檢

石礧皆長三寸闊一尺厚七寸皆刻為三道廣一寸五

分深四寸當封處大小取容寶印深二寸七分皆有小

石蓋制與封刻處相應以檢揪封印其檢立於碱旁當

刻處又為金繩三以纏石碱各五周徑三分為石泥以

封石碱以石末和方色土為其封玉匱金匱石碱為石

距十二枚皆闊二尺厚一尺長一丈邪刻其首令與碱

隅相應分距碱四隅皆再累為五色土圓封以封石碱

上徑一丈二尺下徑三丈九尺禪禮制度將祭將作先

壇如方丘之制八角三成每等高四尺上闊十六步設

八陛上等陛廣八八中等陛廣一丈下等陛廣一丈二

尺為三重遺量地之宜四面開門玉冊石碱玉

匱金匱金泥檢距圓封立碑等並如封祀之儀

陳設 前祀三日衛尉設文武侍臣次於山下封祀壇

外壇東門之內道北皆文官在左武官在右俱南向設

諸祀官次于東壇之外道南北向西上三師南壇之外

道東諸王于三師之南俱西向北上文官從一品以下

九品以上于祀官之東皇親五等以上諸親三等以上

于文官之東東方諸州刺史縣令又于文官之東俱北

向西上介公鄒公于南壇之外道西東向諸州使人于

介公鄒公之西東向諸方之客東方南方于諸王東南

西向西方北方于介公鄒公西南東向皆以北為上武

官三品以下九品以上于西壇之外道南北向東上設

諸饌幔各于內壇東門西門之外道北南向北門之外

道東西向壇上及東方之饌陳于東門外南方及西方之饌陳于西門外北方之饌陳于北門外

前祀二日太樂令設宮懸之樂于山下封祀壇之南內

壇之外如園丘儀右校掃除壇之內外禪儀祭前二日尚舍壇長施大

次于外壇東門內道北尚舍鋪御座守宮設文武官次于大次前東西相向諸祀官于東壇外文官九品以上

于祀官東皇親諸親又于其東蕃客又于其東介公鄴公于西壇外道南武官九品于介公鄴公西蕃客又于

其西褒聖侯于三品文官下有諸州使分于文武官後設陳饌幔于內壇東西門外道北南向其壇上及東方

饌陳于東門之外南方西方北方饌陳于西門之外前其陳樂懸則樹靈鼓右校掃除又為瘞瘠于壇王地

祀一日奉禮郎設祀官公卿之位于山下封祀壇內壇

東門之外道南分獻之官於公卿之南執事者位於其

後每等異位重行西向北上設御史位於壇上一位於

東陛之南西向一位於西陛之南東向設奉禮位於樂

懸東北贊者二人在南差退俱西向設協律郎位於壇

南陛之西東向設太樂令位於北懸之間當壇北向設

從祀之官位三師位於懸南道東諸王位於三師之東

俱北面西上介公鄴公位於道西北面東上文官從一

品以下九品以上於執事之南東方諸州刺史縣令又

於文官之南每等異位重行西向俱以北為上武官三

品以下九品以上位於西方值文官皇親五等以上諸親三等以下於文官之南每等異位重行東向諸州使人位於內壝南門之外道西重行東面皆以北為上設諸國客使位於內壝東門之外東方於諸王東南每國異位重行北向以西為上西方北方於介公鄒公西南每國異位重行北司以東為上其褒聖侯文官三品之下諸州使人各於文武官後禪儀奉禮設御位於壇東外道南分獻官於祭官南執事者位於後設御史位於壇東南西向令史陪後設奉禮位於懸東北贊者二人南差退協律郎於壇上太樂令於北懸間並如常設望瘞位於壇東北從祭官於執事南皇親又於南諸

州刺史縣令又於南蕃客又於南介公鄒公於內壝西門外道南武官於後蕃客於武官南設門外位於東西壝門外道南皆設牲勝於山下封祀壇之外當門西向如設次之式蒼牲一居前座又蒼牲一座配青牲一在北少退南上次赤牲一次黃牲一次白牲一次元牲一以上五方帝座又青牲一大又牲一夜明也禪禮設牲勝于東壝外如式正座明黃牲一居前配座黃牲一在北少退神州勳牲一在設廩犧令位於牲西南史陪其後俱北向設南少退太祝位於牲東各當牲後祝史陪其後俱西向設太常卿省牲位於牲前近北又設御史位於太常卿之西俱南向設昊天上帝酒尊於圓臺之上下太尊二著尊二

犧尊二山罍二在壇上於東南隅北向象尊二壺尊二
 山罍四在壇下於南陛之東北面西上設配帝著尊二
 犧尊二象尊二山罍二在壇上皆於昊天上帝酒尊之
 東北向西上其山下封祀壇設五帝日月俱太尊二在
 神座之左其內官於牲間各象尊二在第二等中官每
 陛間各壺尊二在第三等外官每陛間各概尊二於內
 壇之內眾星每道間各尊二於內壇之外凡尊各設
 於神座之左而右向五帝日月以上之尊置於坫內自
 以下尊俱藉以席皆加勺罍設爵
 於尊下禪義設皇地祇太尊二著尊二犧尊二山罍二
 在壇上東南隅北向象尊二壺尊二山罍四在壇下南

陛之東北向俱西上設配式著尊二犧尊二象尊二山
 罍二在壇上正座尊東北斷西上神州太尊二在第一
 等每方嶽鎮海瀆俱山山林川澤各屬尊設罍洗
 二邱陵以下各散尊二壇下皆加勺罍設罍洗
 各於壇南陛東南亞獻坐洗又於壇東南俱北向罍水
 在洗東篚在洗西南肆篚實以中爵設分獻罍洗篚罍各於
 其方陛道之左俱西向執尊罍篚罍者各於尊罍篚罍
 之後各設玉幣之篚於壇之上下尊坫之所祀日未明
 五刻太史令郊社令各服其服升設昊天上帝神座於
 山圓臺之上北方南向以三脊茅為神藉設高祖神堯
 皇帝神座於東方西向席以莞神座皆於座首又太史

令郊社令設五方帝日月神座於山下封祀壇之上青
 帝於東陛之北赤帝於南陛之東黃帝於南陛之西白
 帝於西陛之南黑帝於北陛之西大明於東陛之南夜
 明於西陛之北席皆以藁秸設五星十二辰河漢以及
 內官之座於第二等十有二陛之間各依方面凡席皆
 內向其內官中有北斗北辰位南陛之內差在行位前
 設一十八宿及中官之座於第三等亦如之布外官席
 位於內壇之內眾星席位於內壇之外各依方次席皆
 以莞設神位各於座首禪禮神位皇地祇神座於壇上
 北方南向席以藁秸磨宗大聖

真皇帝座於東方西向席以莞神州於第一等席以藁
 秸東南方嶽鎮以下於內壇內各於其方嵩嶽以下於
 壇之西南俱內
 向席皆以莞所司陳其異寶及嘉瑞等於樂懸之東
 西廂禪禮無
 瑞物

省牲器 省牲之日午後十刻去壇二百步所諸衛之

屬禁斷行人埔後二刻郊社令丞帥府史二人及齋郎
 以尊坩爨洗篚籩入設於位凡升壇者
 各由其陛贊引引御史諸

太祝七人與祝史行掃除于下其五星以下羊豕所司

各依令先備如常儀並如別儀禪禮無五星以
 下羊豕餘同

鑿駕上下禪無上
 山儀前祀三日本司宣攝內外各供其

職衛尉設祀官從祀羣官五品以上便次於行宮朝堂如常儀前祀二日尚舍直長施大次於圓臺東門外道北又於山中道設止息大次俱南向尚舍奉御鋪御座衛尉設從駕文武羣官及諸方便應從升者於圓臺南門之外文東武西並如常儀郊社令設御洗於圓臺南陛之東北向壘水在洗東篋在洗西南肆設巾其日奉禮設御位於圓臺南當壇北向設羣官五品以上版位於御位之南文東武西重行北向相對爲首設東方諸州刺史縣令位於文官之東諸州使人位於武官之後

設蕃客位東方南方於文官東南每國異位北面西上西方北方於武官西南每國異位北面東上設御史位於圓臺東面如祀禮設奉禮贊者位於羣官東北西面設執事位於東門之內道南西面皆北上前祀一日未

明七刻槌一鼓爲一嚴

二嚴時節祀前二日侍中奏裁

未明五刻槌二

鼓爲再嚴侍中版奏請中嚴從祀官五品以上俱就次各服其服所司陳大駕鹵簿未明二刻槌三鼓爲三嚴諸衛之屬各督其隊與鈸戟以次陳於行宮門外謁者贊引引祀官通事舍人分引從祀羣官諸侍臣結珮俱

詣行宮門外奉迎侍中負乘黃令進輦於行宮門外南

向侍中版奏請登山皇帝服袞冕乘輦以出稱警蹕如

常儀黃門侍郎進當輦前跪奏稱黃門侍郎臣某言請

鑾輿進發俛伏興退復位鑾輿動又稱警蹕黃門侍郎

侍中中書令以下夾引以出千牛將軍夾輿而趨駕至

侍臣上馬所黃門侍郎奏請鑾輿權停勅侍臣上馬侍

中前承制退稱制曰可黃門侍郎退稱侍臣上馬贊者

承傳文武侍臣皆上馬諸侍衛之官各督其屬左右翊

鑾輿在黃麾內符寶郎奉六寶與殿中監後部從在黃

鉞內侍臣上馬畢黃門侍郎奏請鑾輿進發退復位鑾

駕動稱警蹕如常鼓吹不鳴不得誼諱從祀官在元武

隊後如常若復先置則聽臨時節度車輅鼓吹待於山下御史大夫

刺史縣令前導如式至中道止息大次前迴輦南向侍

中奏請降輦如常皇帝降輦之大次羣臣皆隨便而舍

停大次三刻頃侍中奏請皇帝出次升輦進發如初駕

至臺東門外大次前迴輦南向侍中進當駕前跪奏稱

侍中臣某言請降輅俛伏興與皇帝降輦之大次如常儀

通事舍人承旨勅從祀羣官退就門外位禪儀鑾駕出行宮如封泰

山之儀

薦玉幣 祀日未明三刻諸祀官各服其服郊社令率

其屬以玉幣及玉冊置於山上圓臺壇上坵所 禮神之玉蒼璧

幣以蒼配之幣亦如之 又以玉匱金匱金繩金泥盛於籠置於石

碱之側良醢令帥其屬各入寶尊罍玉幣 凡六尊之次太尊為上實

以汎齊著尊次之實以醴齊犧尊次之實以盎齊象尊次之實以醍齊壺尊次之實以沈齊山罍為下實以清

酒配帝著尊為上實以汎齊犧尊次之實以醴齊象尊次之實以盎齊山罍為下實以清酒其元酒各實於五

齊之上尊禮神之玉昊天上帝以蒼璧昊天上帝及配帝之幣以蒼禪祭日未明三刻以下實尊至饌幔內與

夏至北郊同也 太官令帥進饌者實諸邊豆簠簋各設於饌幔

內未明二刻奉禮帥贊者先入就位贊引引御史以下

行掃除如常儀 禪禮自未明二刻下至掃除訖就位與夏至方丘同駕將至謁者贊引各引祭

官通事舍人分引從祭羣官諸方客使俱就門外位自鑾輿至大次以下至進熟與方丘同 未明一

刻謁者贊引各引文武五品以上從祀之官皆就圓臺

南立謁者引司空入行掃除訖出復位侍中版奏外辦

皇帝服大裘而冕出次華蓋侍衛如常儀 侍中負寶博

士引太常卿太常卿引皇帝 凡太常卿前導皆博士先引 入自東門

殿中監進大珪尙衣奉御又以鎮珪授殿中監殿中監

受進皇帝搢大珪執鎮珪繅藉華蓋仗衛停於門外近

侍者從入如常謁者引禮部尚書太常少卿陪從如常

大珪如指不便請先定近侍承奉之皇帝至版位北面立每立定太常卿與博士退立於

左謁者贊引各引祀官次入就位立定太常卿前奏請

再拜退復位皇帝再拜奉禮曰衆官再拜在位者皆再

拜太常卿前奏有司謹具請行事退復位正座配座大

祝取玉幣於篚各立於尊所太常卿引皇帝詣壇升自

南陛侍中中書令以下及左右侍衛量入從升以下皆如之

皇帝升壇北向立太祝加玉於幣以授侍中侍中奉玉

幣東向進皇帝指鎮珪受玉幣凡受物皆指鎮珪奠訖執鎮珪俛身奠登

歌作肅和之樂以大呂之均太常卿引皇帝進北面跪

奠於昊天上帝神座禪則皇地祇神座俛伏興太常卿引皇帝

立於西方東向又太祝以幣授侍中侍中奉幣北向進

皇帝受幣太常卿引皇帝進東面跪奠於高祖神堯皇

帝神座俛伏興太常卿引皇帝少退東向再拜訖登歌

止太常卿引皇帝樂作皇帝降自南陛還版位西向立

樂止太祝還尊所

山下封祀壇其日自山下五步立人直至下壇遞呼萬歲以為節候祀日未明

三刻諸祀官各服其服郊社令率其屬以五帝及中官

外官以下之玉幣各置於坫所五帝之玉以珉也有耶

色良醞令率其屬各入實尊罍玉幣五帝俱以太尊皆實以汎齊日月之

尊實以醴齊其內官之象尊實以醴齊中官之壺尊實

以汎齊外官之概尊實以清酒衆星之散尊實以旨酒

其元酒各實於五帝之尊禮神之玉青帝以青珪赤

帝以赤璋黃帝以黃琮白帝以白琥黑帝以元璜日月

珪並五帝日月以太官令帥進饌者實諸籩豆簠簋各

設於饌幔內未明二刻奉禮帥贊者先入就位贊引引

御史以下人行掃除如常儀未明一刻謁者贊引各引

祀官皆就位太樂令帥工人二舞次入就位文舞入陳

於懸內武舞立於懸南道西謁者引司空入行掃除訖

出復位於皇帝奠玉幣也封祀壇謁者贊引各引祀官

入就位立定奉禮曰衆官再拜在位者皆再拜其先拜者不拜

協律郎跪俛伏興舉麾鼓祝奏元和之樂乃以圓鍾之

宮黃鍾為角太簇為徵姑洗為羽圓鍾三奏黃鍾太簇姑洗各一奏之舞

文舞之舞樂舞六成偃麾戛鼓樂止奉禮曰衆官再拜

在位者皆再拜謁者七人各引獻官及諸太祝奉玉幣

各進奠於神座如常儀將進奠登歌作肅和之樂以大

呂之均餘星座幣亦如之進奠訖各還本位初羣官拜

訖夜明以上祝史各奉毛血之豆立於門外登歌止祝

史奉毛血各由其陛升壇以毛血各致其座諸太祝俱
迎受各奠於神座前諸太祝與祝史退立於尊所

進熟 皇帝既升奠玉幣太官令出帥進饌者奉饌各

陳於內壝門外謁者引司徒出詣饌所司徒奉昊天

帝之俎初皇帝既至位樂止太官令引饌入俎初入門

雍和之樂作以黃鍾之均 自後接神之樂皆用雍和 饌至陛位樂止

祝史俱進跪徹毛血之豆降自東陛以出 昊天上帝之饌升自午陛

配帝之饌升自卯陛 大祝迎引各設於神座前設訖謁者引司徒

太官令帥饌者降自東陛以出司徒復位諸太祝各還

尊所太常卿引皇帝詣罍沈盥洗爵等重如圜丘儀太

常卿引皇帝樂作皇帝詣壇升自南陛訖樂止謁者引

司徒升自東陛立於尊所齋郎奉俎從升立於司徒之

後太常卿引皇帝詣昊天上帝酒尊所執尊者舉羣侍

中贊酌汎齊訖壽和之樂作 皇帝每酌飲福皆作壽和之樂 太常卿引

皇帝進昊天上帝神座前北向跪奠爵俛伏興太常卿

引皇帝少退北向立樂止太祝二人持玉冊進於神座

之右東面跪又太祝一人跪讀冊文訖俯伏興 冊文並中書門

下撰進少 皇帝再拜初讀冊文訖樂作太祝進奠冊於

府監刻文 皇帝再拜初讀冊文訖樂作太祝進奠冊於

神座還尊所皇帝再拜樂止太常卿引皇帝詣配座以下至終獻光祿卿降復位並如園丘儀皇帝將升獻太官令引饌入其山下封祀壇五帝日月以下之饌亦相次而入俎初入門雍和之樂作以黃鍾之均饌至陛樂止祝史俱進跪徹毛血之豆降自東階以出木帝之饌升自寅陛火帝之饌升自巳陛土帝之饌升自未陛金帝之饌升自酉陛水帝之饌升自子陛大明之饌升自辰四夜明之饌升自戌陛其內官中官衆星之饌所由帥長皆先陳布諸太祝迎引於壇上各設於神座設訖謁者引司徒太官令帥進饌者俱降自東階以出司徒復位諸太祝各還尊所於山上太尉之

亞獻也封祀壇謁者七人分列五方帝及大明夜明等獻官詣壘洗盥手洗匏爵訖各由其陛升俱酌汎齊訖各引降還本位初第一等獻官將升謁者五人次引獻官各詣壘洗訖各由其陛升詣第二等內官酒尊所俱酌醴齊各進跪奠爵於內官首座與餘座皆祝史齋助奠相次而畢謁者四人次引獻官俱詣壘洗盥洗各由其陛升壇詣第三等中官酒尊所俱酌盎齊以獻贊引四人次引獻官詣壘洗盥洗訖詣外官酒尊所俱酌醴齊以獻贊引四人次引獻官詣壘洗盥洗詣衆星酒

尊所俱酌沈齊以獻其祝史齋郎酌酒助奠皆如內官之儀訖謁者贊引各引獻官還本位武舞六成樂止舞獻俱畢上下諸祝各進跪徹豆興還尊所奉禮曰賜胙贊者唱衆官再拜在位者皆再拜元和之樂作奉禮曰衆官再拜在位者俱再拜樂作一成止

燔燎 終獻將畢侍中前跪奏曰請就望燎位太常卿引皇帝就望燎位太祝奉玉幣等就柴壇置於柴上戶內訖奉禮曰可燎東西面各六人以炬燎火半柴侍中前跪奉禮畢太常卿引皇帝出贊引引祀官以下皆出

其山下封祀壇獻官獻畢奉禮曰請就望燎位諸獻官俱就望燎位諸太祝各取玉幣等就柴壇自南陛下置於柴上戶內訖奉禮曰可燎東西面各六人以炬燎火半柴訖奉禮曰禮畢獻官以下皆出

禪儀皇帝既升奠玉幣下至跪奠爵俛伏典與方丘同太常卿引皇帝少退北向立樂止太祝二人持玉冊進於神座之右東向跪又太祝一人跪讀冊文訖俛伏典與皇帝再拜祝文並中書門下進下府監刻初讀祝文訖至配座讀冊皆亦如之其拜奠並同方丘配座初讀冊訖至實土半壇太常卿引皇帝還版位與方丘同

封玉冊 封檢 燔燎畢 禪儀皇帝既就望燎位 侍中跪奏稱具官

臣某言請封玉冊太常卿引皇帝自南陛升壇北向立

近侍者從升如式少府監具金繩金泥等並所用物立於御側符寶郎奉受命寶立於侍中之側 謁者

引太尉進昊天上帝神座前禪儀進皇座前 跪取玉冊置

於案進皇帝受玉冊跪疊之內於玉匱中纏以金繩封

以金泥侍中收受命寶跪以進皇帝取寶以印玉匱訖

與侍中受寶以授符寶郎通事舍人引太尉進皇帝跪

捧玉匱授太尉太尉跪受皇帝興太尉退復位側身捧

玉匱太常卿前奏請再拜皇帝再拜訖入次如常儀太

尉奉玉匱之案於石碱南北向立執事者發石蓋太尉

奉玉匱跪藏於石碱內執事者覆石蓋檢以石檢纏以

金繩封以石泥訖太尉以玉寶徧印訖引降復位將作

帥執事者以石距封固又以五色土圍封後續令畢其

功禪儀配座玉牒禪儀太尉又進睿宗大聖貞皇帝座跪取玉冊內金匱封以金

匱皆如封玉匱之儀訖太尉奉金匱從降俱復立封禪

金匱內太廟藏於高祖神堯皇帝之石室如別儀太常卿前奏禮畢若有祥瑞則太史監

晚奏訖特稱奉賀再拜三稱萬歲內外皆稱萬歲訖又再拜太常卿引皇帝還大次

樂作皇帝出東門禪儀皇帝殿中監前受鎮珪以授尚

衣奉御殿中監又前受大珪華蓋侍衛如常儀皇帝入

次樂止謁者贊引各引祀官通事舍人分引從祀羣官

以次出復位立定奉禮曰再拜衆官在位者皆再拜訖
贊引引出工人二舞以次出禪禮祭訖以奇禽異獸合
瑞典者皆縱之神祝所

鑾駕還行宮 皇帝既還大次侍中版奏請解嚴將土
不得

輒離部位轉仗衛於還途如來儀二侍中版奏請中嚴皇帝

服通天冠絳紗袍諸祀官服朝服皇帝出次升輦降山

下至圓壇所權停乘黃令進玉輅太僕升執轡以下入

宮並如圓丘儀禪儀
同

朝覲羣臣禪登訖
行此禮 禪之明日朝覲羣臣及岳牧以下

於朝覲壇如巡狩儀皇帝服袞冕乘輿以出曲直華蓋

警蹕侍衛入自北壇門由北陛升壇卽御座符寶郎奉

寶置於座扇開樂止通事舍人引三品以上及岳牧以

下入就位如常儀通事舍人引上公一人舒和之樂作

公至西陛就解劍席樂止脫舄跪解劍置於席與相禮

者與通事舍人引進當御座前北面跪稱具官臣名等

言天封肇建景福惟新伏惟開元神武皇帝陛下萬壽

無疆俛伏興通事舍人引上公降壇詣解劍席跪帶劍

納舄樂作通事舍人引復位立定樂止典儀曰再拜贊

者承傳上公以下皆再拜侍中前承制降詣上公之東

唐會要
卷八
北西向稱有制上公及羣官皆再拜訖宣云封禪之慶
與公等同之上公及羣官又再拜舞蹈三稱萬歲訖又
再拜引退

考制度 如巡狩儀

開元禮
封禪儀

開元二十三年九月丁卯文武百官尚書左丞相蕭嵩
等累表請封嵩華二嶽表曰臣聞封禪之運王者告成
當休明而闕典乃臣子之深過伏惟神武皇帝陛下受
命繼天應期光宅垂慶雲而覆露暢和氣以生成物荷
深仁時惟天道文明之化洽矣穆清之風被矣淳源既

永福應咸臻盈於天壤昭於方策蓋非愚下所能頌美
且天之在上日監在茲嘉大聖之神功降元符以表德
恭仰昭報祇事升中古昔大猷孰先茲道臣等覩休徵
以上請陛下崇謙讓以固辭事恐勞人抑其勤願德音
所逮自古未聞昔虞巡四岳周在一歲書稱其美不以
爲煩寧彼華嵩皆列近甸復茲豐稔又倍他年歲熟則
餘糧地近則易給况費務蓋寡咸有司存儲峙無多豈
煩黎庶吏當首路以望屬車陛下往封泰山不秘玉牒
嚴禋上帝本爲蒼生今其如何而闕斯禮伏願發揮盛

事差報元辰先檢玉於嵩山次泥金於華岳天休既答人望見從上下交歡生靈幸甚臣等昧死敢此竭誠理在至公祈於俯遂無任悃欵之至謹詣朝堂陳請以聞帝固讓不從手詔報曰升中於天帝王盛禮蓋謂臻茲淳化告厥成功今兆庶雖安尚竢豐年之慶邊疆則靜猶有踐更之勞况自愧於隆周敢追跡於大舜卽年迫于萬方之請難違多士之心東封泰山於今惕厲豈可更議嵩華自貽慙恧雖藉公卿共康庶政永惟菲薄何以况堪朕意必誠宜斷來表也

册府元龜

天寶九載正月丁巳詔以十一月封華嶽三月辛亥華

嶽廟災關內尋乃停封

唐書元宗本紀

天寶九載正月文武百寮禮部尚書崔翹等累上表請封西嶽刻石紀榮號帝固拒不許翹等又奉表懇請曰自今月辛亥至于癸丑累表誠祈請紀榮號聖心恭默冲讓再三臣等伏讀綸言退增祗慄敢重瀝愚懇期諸必遂臣聞聖人之言與春秋而同信上天之宰將影響而合符昭報不可以久稽成命不可以固拒今靈山警蹕望玉鑾之升中儒林展儀思金匱之盛禮發祥儲祉

喻以封山人事天時不可失也伏惟開元天地大寶聖
文神武應道皇帝陛下祖武宗文重熙累洽霽風化而
砥礪化動植而昭蘇外戶不扃餘糧栖歛其神功至道
廣瑞殊祥前表縷陳安敢浮說夫修德以俟命勒功以
告成將欲竭欵神祇雍熙帝載未爲過越也伏惟覽公
卿之議考封禪之禮陟華蓋於翠微轉鉤陳於雲路泥
金於菡萏之上刻玉於明星之前使五三六經復再聞
於唐典七十二姓不獨紀於夷吾敷景福以浸黎元錫
大慶而後天地蒼生之望也朝廷之幸也無任誠懇悃

款之至謹詣朝堂奉表陳請以聞帝手詔不許曰輕修
大典所不願爲時或傳中旨請紀榮號何如空言請封
西嶽乙卯羣臣又奉表請封西嶽曰臣翹等伏稽古訓
上請增封再奉明旨未蒙允諾臣等承詔惶駭失圖臣
聞省方展義君人之大典登封告成王者之丕業是以
古先哲后道洽則封所以答神祇之功增兆庶之福無
私於已故行之者不思必順於天故言之者難奪敢昧
萬責竭誠終請伏爲開元天地大寶聖文神武應道皇
帝陛下紹文武之丕烈合君臣於昌運均雨露和陰陽

四海無波而靜默羣生自樂而仁壽繇是德懷蠻貊澤
洎昆蟲宗廟祀典罔不祇肅要荒殊俗亦莫不庭自皇
王以來載籍所記未有混區宇窮禎祥地平天成德茂
道洽若今日之盛者與固可告太平之功展封崇之禮
故臣與王公侯伯黎老縉黃累陳白奏備竭丹懇豈謂
聖恩猶阻皇鑒未廻伏奉癸丑詔書曰輕修大典所不
願爲臣等戰慄匪遑寧處實以陛下功成道洽理實升
中且夫龜龍咸格天意也夷夏大同人事也時和年豐
太平也無爲清淨至理也允應大典豈謂輕修乎奉若

靈命安可不爲乎臣等敢冒宸極重明其義竊以西嶽
華山實鎮京國黃虞之所循省靈仙之所依憑固可封
也况金方正位合陛下本命之符白帝臨壇告陛下長
生之籙發祥作聖抑有明徵又可封也昔周成王以剪
桐爲戲唐叔因是而定封蓋人君之言動有成憲斯事
至細猶不忽也况陛下眷言封祀宿著神明道已洽於
升平事未符於琬琰豈可抑至公於私讓棄誠信於神
明乎固不可得而辭也日者封章累奉嘉應必臻一獻
而甘雨流再陳而瑞雪降則知人天之意影響合符若

然者陛下安得稽天命以固辭違人事以久讓太平不告其若休祥何至理不答其若神祇何伏願仰答天心允祇靈贖上以揚祖宗之盛烈下以副億兆之懇誠克崇上報永光大典臣等幸甚宗子又上表曰臣徹等伏見禎祥委積河海澄清長瞻北極之尊屢獻西封之疏誠懇不達天鑒未從徘徊闕廷隕越無地陛下再造區寓肇康生人與天合符與道合契故得靈芝表瑞玉版呈文九穀歲衍於京坻百蠻盡習其冠帶能事備於典策盛德光於祖宗升中告成是屬今日惟夫太華高冠

羣山當其少陰鎮此西土自有虞巡守歷祀三千夏殷以還罕能肆覲陛下雖加進寵號增崇廟宇而大禮未施精意空潔又陛下頃歲建碑曰嘗勤報德之願未暇封崇之禮萬姓瞻予言可復也臣以爲天地之主豈徒言哉神祇厚望故已久矣伏願俯順百辟兆人之請明徵刻石銘山之記暫遷萬乘降被三峯奠珪璧於中壇奏笙鏞於上帝使普天蒙福重賜無疆頻冒宸嚴並期必遂無任懇切屏營之至謹詣朝堂奉表陳請以聞凡三上表上乃許之丁巳詔曰以今載十一月有事華山

中書門下及禮官詳儀注奏聞務從省便是載三月西
嶽祠廟災時關中久旱詔曰自春以來久愆時雨登封

告禪情所未違所封西嶽宜停

冊府元龜



